



壑專堂集

奏疏

尺牘

順陽縣志卷之八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會議鹽法疏

為遵旨不敢套辭敬瀝愚誠仰祈聖鑒事臣蒙聖
 恩由外吏特擢光祿寺少卿於本年三月初十日
 入都十六日陛見十九日到任供職本月廿六日
 接部咨吏部一本為欽奉上傳事奉 旨錢繼登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督江防
 軍務勅書關防速給着卽日到任不許套辭欽此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以謏劣庸才十五
年謫籍荷蒙先帝採擇廷推拔之廢錮授以京
東屯田之任適丁母憂未赴尋遘北都大變先
帝升遐拊膺叩心覓死無路方糾集義勇期以討
賊自効幸際皇上誕膺大曆纘服南都蒙聖恩
改授臣福建水利鹽法副使臣卽束裝赴任行至
杭州又蒙特拔京卿不敢寧居竭蹶到京不意陛
見不十日又被理鹽防江之新命也兩月之間三
遷疊至臣何人斯能不俯偃循墻而懼哉擬卽具
疏控辭對越嚴綸不敢冒瀆顧伏思之忠臣固不
愛力而辭難智士尤當陳力而就列節鉞重寄也
理鹽劇任也臣之猥庸已非其任况今日兩淮當
兵火掃蕩之餘商甍值迭歲無存之日積引新舊
壅積不下六十餘萬鹽課積欠不下八十餘萬追
呼則皮骨已盡响喚則招徠不前且臣行鹽之地
又皆四鎮分割轄制之地也臣雖空有總理之名
而行鹽之地與行鹽之人皆不受臣節制烏得而
問其私販之主名與遺欠之窟穴哉橫兵不戢則

窮蹇不安窮蹇不安則富商不集富商不集則積
引不銷雖舊鹽臣黃寧瑞鄭友元清操偉畧矢志
剔蘆術苦不稱其任見臣以田間久廢之人鹵莽
嘗試方圓林壑青嶺翠屏有不償輒敗駕以負任
使者乎臣前見樞輔馬士英以國計置詢妙選海
內博通經濟之臣開局兼請生節大計而臣以謗
聞廁名其間臣謂今日運籌大政非一人綿力可
以獨肩管見可以臆斷乞敕該部會同原題集議
諸臣就局與閣部大臣面商何以使諸鎮帖服兵

民交安何以使商窳子來引課充溢使臣奉以遵
行庶臣愚不至顛越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懇辭兼撫淮揚疏

爲臣官必不可兼撫臣才亦不能兼撫仰祈聖明
敕部酌議以無悞封疆事臣頃接邸報見樞輔馬
士英一本爲江北有當併之官等事奉旨依議王
永吉准總督河道並巡撫淮安鳳廬錢繼登兼巡
撫揚州田仰撤回另用衛胤文俟事定再議欽此
臣于此仰窺樞輔省官節費之意而未得知人官

人之方也今日理鹽之職已甚難稱矣數十萬之積引疏通無術數十萬之商竈招集多方卽以臣一手一足之烈尙苦於支吾不効而又欲移頭會箕斂之心思爲兵馬城池之料理方圓並畫庖祝兼治有不債轅折軸以敗乃公事者哉此臣官之必不可兼撫者也至若臣迂拙書生廿年間廢其於戰守機宜呼吸折衝實非有素嫻之畧一旦授之以軍旅不習之器窘之以各鎮不相節制之官旣欲責之以嬰城戰守而又欲責之奔走巡掣下

沿江各場各壩之間分身無術勢必兩誤臣不足惜如封疆何此臣才之必不能兼撫者也况今日之議裁議併者因欲撤回田仰另用也仰之才十倍于臣向爲樞輔同鄉豈不洞知豈有仰不能任而臣能任者又豈有仰專任之而不足者臣兼攝之而有餘乎臣子東西南北惟上所使不敢辭難而揣勢揆力又不敢冒昧仔肩以速罪戾爲此披瀝陳情伏祈敕部覆議施行

亟議兵食接濟疏

爲江淮有阽危之形兵食有交匱之勢懇乞聖明
嚴勅閣部諸臣亟議接濟以固封疆事臣連日來
候領勅印羈滯邸寓見塘報漸急而人情愈緩穴
中之鬪愈急而闔外之防反緩廟堂之上泄泄然
不聞發一餉遣一兵以接濟督輔爲捍禦之資似
以督輔爲孤注并以淮揚爲孤注者夫淮揚何地
國家百萬之財賦係焉百萬之生靈係焉而屏蔽
長江以擁衛京師者亦係焉淮揚危是舉百萬之
生靈財賦俱委之膜外也一綫長江何恃不恐是
不獨藩籬之患直堂奧之憂也今併堂奧亦置之
度外不知閣部諸臣是何心耶諸臣之意不過恃
淮揚有重兵然督輔孤立無援勢難持久而臣鯁
鯁過慮有不在於淮揚者今鳳督越其杰已告病
撤回矣靖南鎮兵已調赴上江捍禦左兵矣廬鳳
數千里間旣無督撫之坐鎮又無兵將之駐防空
虛單弱殊可寒心而當局者但知慮江南而不顧
江北殊不知廬鳳空虛應援路絕則揚城危揚城
危則京師亦危此時諸臣將置社稷于何地且置

自巳身家于何地耶今日之計宜別選雄才大畧者任督撫廬鳳之寄而廣昌靖南兩鎮之兵則畱之駐防鳳泗厚發兵餉接濟督輔使淮揚重鎮無虞務存江淮以存都城乃爲要著臣雖職在理鹽而同有封疆之寄深切根本之憂誼難緘默冒昧直陳伏祈乾斷施行
尺牘

與蕭伯房文學

以下比部

秋之役滿擬仁兄高飛不謂猶未收澠池之功令人短氣然士須有骨世故有眼璞經三刖而必剖其精光照奪自有不容埋沒者仁兄異才充以夙養何愁不遇伯樂哉地北日南相去萬里懷想故人寸心欲碎忽枉瑤緘如夜雨對牀時矣魯郡尊處當爲順風之呼鴻便附此一羽

上劉戴源老師

某樗櫟下材應枯爨下蒙老師拔之雜木之中俯加樸斲遂使輪茵離奇爲萬乘器知己之感啣結三生丙辰之夏奉違楷範如赤嬰之離慈母而下

卷之八
土之不親日月也而某亦於丁巳之春奉使旋里
頻年尺素無因寸丹空結疎節之罪擢髮莫數恭
惟老師養道彌高練神益旺稔聞近履清和不勝
忻慰老師躬命世之資挺中流之柱激頽波而奠
危社薄海內外想望風采年來雖飄風墜瓦之偶
遭而朝野間棟梁鼎鉉之思如飢如渴卽今邪氛
已熾而正人之氣未昌疆事多虞而桑土之謀無
主當宁且蹙焉有林壑之求恐東山片石未得高
臥也某碌碌庸庸浮沉閒署愧無尺寸之樹惟此

一點素心不敢妄自菲薄以負國士之知謝絕世
勞閉門誦讀每從古今大政大典究其本末沿革
畧有窺見持此効用他日或不走迷惟是宮牆望
遙不獲朝夕領指南振鐸之益所爲旦暮引領神
馳雲樹者耳適以冬月入都身羈禁城勿獲百叩
堦前謹因晨風附佈積結

與施謙所先生

居京華送日甚易報謝無虛刻一也督索章札如
催逋二也連夕燕會夜飲朝眠三也讀邸報看蟻

鬪聞見日新四也獨肺腑無可吐學問無可證益
則不能無悶悶思吾謙所恨其日之長矣晤令親
知七箸加勇杖履甚適慰快慰快俠烈編成更是
佳事兄翁日富千秋之業而弟徒染十斛之塵橫
金五馬直當腐鼠棄之矣噴噴之語得無誑我哉
即君英秀桂林之下知無難水當有老斲輪取爲
廟堂之用豈容匠人斲而小之耶暫爲斂翮何須
短氣令親篤實君子也愧即中匆冗無能爲情因
其南旋附候塞菴已歸里矣與兄翁擁爐炙肉卮
酒話舊亦念及兀兀騎高骨馬踏雪長安道上者
乎臨池不禁神往

與王季重工部

弟西浙豎儒也不知誰爲曹丘於門下而過蒙盼
睐種種厚愛有不能得之深相知者而偏得之傾
蓋間倘亦意氣水乳結交出黃金之上者乎翁臺
才品矯若雲間獨鶴世人慕其羽而爭弋之故世
人多厚求翁臺而翁臺嘗薄取於世今弋人何所
慕哉還他烏帽輸我青山鑑湖之南鱸峰之北亦

復誰與爭一席地者乎自入都門面上元規塵數
重不可揮洗回憶曩時畫舫行游佳山水間坐聆
玉屑恍若仙凡隔世矣靡蕪道遠清對無從每在
明月白露之間輒懷所謂伊人者也

復陸景鄴學憲

緘口坐邸中無與快談者想我翁臺如對悶熱思
清風不知兩腋何日習習舉也翁臺卓識高才宜
振鐸太藩乃以粵西塊土相溷然珠光玉氣到處
生輝卽今物論提衡諸方學使者粵西直歸然九

疑矣長安棋局屢變屢新占風望塵者盡出其耳
目聰明之用而得志之步忽爲失足之階當此之
時株守果拙波隨者亦未見爲巧也東事決裂身
任疆場之寄漫無成畫而數十萬之大衆一擲而
盡又厚庇所私睨肝膽不可知之人閭內閭外綫
索相牽河山表裏徒供私門之奇貨耳可歎也來
教鑿鑿籌邊良策恨舉朝無先見及此者宋室李
忠定嘔血幾盡而汪黃盤據其間卒無半籌之展
今之爲汪黃者遜其名而竊其柄專寄之數人而

陰用之一人大厦誰支小羣互結翁臺倘在國門
覩此光景當不禁撫膺欲淚矣何年劔合話此離
情落月屋梁疑照顏色

復丁政亭南司空

枌榆田事獨有老先生真心代之呼籲天日可矢
乃以姤口蒙疑向來悠悠之論尙屬半明半闇自
今茲大疏出而公論豁然如撥雲霧矣明旨卽日
報聞且此中事體又已了然聖衷無論老先生心
跡剖明而直令數十載沉寃一旦仰微睿聽則老
先生所造於桑梓者更不淺矣主眷方殷恐未能
遂拂衣之願使旋肅勒佈復伏惟爲道自玉

復張鳳臯總督

承教水蘭事兩酋爭端政熾構釁甚深西南隱禍
可憂賴台臺委曲禁戢維持水西不敢橫逞造福
疆場真不淺矣蘭西種種不法旣有大疏明旨不
日報聞部院自當覆請處分也冒昧率復惟崇照
與洪亨九學憲

弟以秋杪渡江而西途次接報知敝省文柄借重

老公祖幾喜而欲狂也做省固稱文藪然邇來風氣猥囂途徑龐雜老公祖高文峻骨多士洗心易聽以承下風我浙士之得奉令承教也如聾瞶之得鐘鼓而陰瞶之見日月也弟一麾湖海屈首簿書折腰塵土未知他日何所建豎以對知己舍弟蚤慧能文卽未遊庠頗有聲士林倘得備員爲公門桃李幸甚然憲臺嚴重不敢以名字通也

與林詡銘節推

治郡

接教殊爲駭愕何此中縣官憤憤者之多也賊罰

借支或有是事至以本年糧差而借支作往年起解則向來帶徵之銀何在若預支爲明年工食則益不可解雖然此其故可思矣今借支起解者須查其前欠若干果係起解不妨徐議徵補其預支工食斷屬貓鼠同眠之陋習卽日嚴究經承火併追比以充本年京庫漕兌之需須密訪前項領去之人果否全給或係半扣蓋從來貪官污吏喜于預支爲預支可以扣尅也此中縣官貪嬾成風吏書放肆無忌不大懲之無以肅其後耳

與吳元谷太守

湖田一事弟初抵郡便已局面大變矣山鄉之民
囂然橫口肆出而各臺及縉紳士民俱有偏重之
勢欲仍歸水鄉輸納弟謂如此翻局是令翁臺一
片恤災之美意翻爲過舉矣况弟曾道經水鄉吳
家坊一帶一望渺瀰蒿萊滿目果屬傷心再四籌
之此四畝之田或於審編時糧則擇其稍緩者役
則畀其稍輕者使窮民易于仔肩而又無減此增
彼之迹山鄉水鄉可以兩俱忘言又不壞翁臺已
成之緒此時政議查議勘焦蒿旁午未知何以報
命也

與陳赤石太僕

老公祖以十年東山之望勤當宁側席之思中流
之柱大川之舟端在是矣竊嘗謂朝廷近日紀綱
德教漸見衰微惟有舉拔一二正人扶持一二善
類庶足鼓士氣而肅世趨以維人望于不絕蓋今
日借重大君子居禁近之司而始慶中國之有司
馬也東方不靖徵兵索餉各有司存而老公祖今

日入都則以維持國是爲第一義矣國是既定則元氣已固邪氣自清敢吐狂言當宥愚瞽地之所限不能祖送謹佈菲忱托之下役

上房素中撫院

本月初九日有餘干民劉芳自稱把總持兵部涂尚書圖書紙牌一紙欲就饒州招兵一千中間事情具載詳文伏念饒郡人心閃爍囂亂難靜而江河亡命遺藏極多其兢兢防緝幸以無事今劉芳欲自行招募而不奉臺文非法也即使涂尚書差

委果真然係本省鄉紳未經題請未奉臺文聽其招募萬一兵未必集而亡命之徒階之爲亂如昨者擒獲假官方文達募兵一事非福也從古草澤姦雄皆借勤王之名以爲嘯聚之端爲地方計不得不嚴其防也伏乞裁察

與徐明衡吏部

與年兄折柳春明已易歲矣明月白露光陰往來晤對無由時勤夢寐追惟長安連鑣促膝肝腸如雪意氣如雲快足千古第一麾作五湖長二三兄

弟遂成星河之隔言念離合之踪古人云鴻飛那
記東西信然矣前趙訓來以年臺一緘至捧讀如
獲良璧此中寒瘠母論廣文氈冷五馬亦無以供
芻秣素心相照敢不引提黃大年何以置之南蔡
韞先何以逐之去乎成元獄阮圓海翩翩在諷議
之司也附言及之

與趙學臯文學

入春聞尊大人老公祖之變不覺驚悸亡魂駭而
且惜吾公祖之功德徧乎宇內而不獲長其年也

勲名幹畧真干城鎖鑰之選而不獲資其力也人
之云亡邦國謂何意欲躬叩几筵所以缺然未申
生芻之敬不意門下於心摧骨立之日遠蒙記存
瑤緘珍重渡自章江引義陳情耿然古誼貴鄉近
來文派大都理沉而氣衰每有標舉如歌者抗音
于九霄而聲響不續前讀大製洒洒洋洋泉源隨
地瀉溢卽此覩定弩機一發沒羽三年不飛所爲
豐其羽毛以決冲天之用者裕如矣

與阮圓海戶科

年臺照世龍文驚人鳳響一咳一吐天下想聞風
采每讀大疏慷慨淋漓國之典型民之霖雨將在
茲矣今邊宇日蹙議論徒煩漏屋沸鼎之間參以
乖私回互之見兵議其增而不知妙在減也餉務
其入而不知漏在出也杞人憂天之言竊謂今日
之事威福出于一人而不私是非昭於國人而不
眩朝端海內共成一雷霆日月之宇宙然後事可
爲乎而高崗之鳴早見及此矣弟一麾五湖局局
無所表見而此地之囂瘠異甚瘠則累歲之正供

不能辦而囂則市都之氓皆反側之衆也凡嘔心
枯唇斷腕矐目者幾二載而諸事稍稍就理然而
弟之任怨任謗不知幾千萬而積愆積戾亦不知
幾千萬矣曩干旌渡江無從偵訊竟失趨晤有懷
饑怒茲耑佈下忱少申積濶高霞濁潦仰企徒殷
復高如京通判

妖童聚衆其勢可慮據稱三百餘人何至今日始
聞於官乎羽翼未成其心易散但不當激之使動
耳從古驅除亂民有解散之法無勦捕之法惟當

聖事堂集 卷之八
堅我城守集我兵衆隱然有可畏之勢而蟻聚之衆開款誠以曉之而不必峻其功令至于詣縣分訴四人政可借之以離其腹心切勿加之以刑禁惟宣言上司威令甚嚴急急解散許其自新彼亦漸來歸命浮之隣邑急移一書令其整頓兵防不逞之輩前後顧瞻動淹旬月其勢自離申道申府姑且遲遲蓋彼知一申勢難復寬窮寇必致其死命矣總之元兇決不可不捕而不可急捕緩急擒縱之間知台翁有妙用也彼中消息萬望時時飛

示

與阮圓海戶科

茲啓者近日有司之往往積薪不遷者錢糧之叅罰也錢糧不完降罰誰謂不宜然有郡邑解於藩司藩司積而不解或那移別用或扣抵別項又或此府全完解到矣等待彼府同解又或此項給發解官矣等待別項搭解而京邊之急需不到京矣於是部科據未到之數爲未完而懸坐叅罰之彼府縣則何辜焉而此弊獨江省爲甚江省之所以

有扣抵者以宗祿之急迫也各府之所以有等待者以情面之照顧也解官之所以有等待者以路費之包領也若如此耽時日而誤京邊而以叅罰夫郡縣豈不寃乎無論其他卽如光祿寺一項饒郡俱已解司而本寺開欠六分天啓元年遼餉饒郡全完而部中開饒州完未及五分之數此其故真有不可解者以愚計之今後各省京邊遼餉錢糧藩司斷宜隨到隨解不許那扣截畱而各府京邊宜令該府列款列縣明註解司日期及完欠數

目造冊三本一本存藩司二本齎投部科其投部科者令其先送本省藩司查核明白用藩司印鈐該府差人上半年齎投一次以七月到京下半年齎投一次以十二月到京是完欠之數一目瞭然一年便有兩次叅罰郡邑之長凜然不敢後時而藩司亦不至有那移稽畱之患府州縣官亦不至有枉受叅罰之寃矣至如外省府州縣押解錢糧員役皆有投到限期違限三日便送巡按御史問罪此定例也今之京師非在海外也何至有違限

聖學堂集 卷之八
半年者有至一年者甚且有將批廻銀兩質當花
費者今後解京錢糧亦宜令本省藩司量定程期
如前項違限者徑送刑部問罪庶乎解官不敢拖
延而錢糧早得應手必如此而後四海之內血脉
流通氣勢快捷功令明白之後毋論叅罰卽褫職
重處何恨焉此等通弊不獨江右爲然年臺處得
言之位爲王誦之以明旨申飭其利賴海內豈小
哉

復葵庚中尉

放衙無事納涼北堂得名公一札遠飛南浦又惠
我瀟湘水雲二幅兩腋習習欲舉矣古人贈之渭
濱千畝噴飯而喜展玩妙染咫尺之間有江山萬
里之勢寧直涓濱千畝而已乎感念之餘輒成短
章錄之扇頭以寄惓惓

復王慕蓼老師

自我師之歸也北門之鎖鑰屢虛東山之想望彌
切霖雨舟楫之思徧海內矣天下多故兵日增而
日弱餉日增而日貧耗元氣之說皆出于廟廊條

陳者之口而竭民力之怨畢叢于郡邑奉行者之
身今內潰之勢成矣當事之人日憂其弱且貧者
在邊而不知其弱且貧者在內地也老師身江湖
而思深魏闕其亦愴然于懷者乎某百不解事而
試爲吏掣肘捉襟罪過萬狀獨是一片血誠不敢
文飾治道以貽門牆之羞夙夜自矢綆短汲深慄
慄芒刺我師何以錫之金篋啓其醴覆也楊王門
使者來一札墜自雲天如侍左右輒因歸便附佈
潤襟

與魏廓園工科

言路宏開班行充滿惟我翁矯然屹然如摩蒼之
鶴聞其風采者廉頑立懦古人所謂真諫官也邊
圉之事竟無定局竊謂今日籌邊必先明功罪功
罪明則邊圉之戰守定而朝端之邪正亦定矣蓋
邪正混淆卽在功罪混淆之中非兩事也翁以芻
蕘之言不迂否

復章仲山銓部

望昭武咫尺水也若有五雲之隔豈俗吏之與仙

登真堂集 卷之八
官固如蓬瀛之不可卽乎抑牛馬走之疎節也待
罪忽已兩碁理絲紛紜烹鮮糜爛抱雲和而鼓之
不成聲自覺其不韻矣素心期許每過其量不肖
才識猥劣殊媿金蘭所祈曲加指誨終備驅策耳
侯生一貌磊落文字亦疎朗不受人憐昨歲高薦
之而未進也茲承台命敢不誌之臆聞國事如舉
棋用人之人與用干人之人黑白之子百指雜下
未有勝著立極定波端習水鏡佇看徵召快覩澄
清

與楊商澹少叅

失侍年餘如瞽失杖其不墜淵落塹猶扶掖之餘
恩也緬懷高厚欲指鄱水以旌心矣饒陽囂劇瘠
疲稱最屬徵索苛急之餘勉支三年叢集百咎台
諭云云卽夢境亦所未及也時方多事冲聖舉動
妙中機宜而紛拏之口痿庸之習或不能仰承宵
旰孰有識先黃髮忠矢赤心如台臺者政恐東山
片石未得高枕而臥也建水咫尺之隔邈若山河
忽從晉興郵中接讀台翰邪翼之餘猶勤顧注感

戰感戰饒陽諸務具稟條約坐享戰寧西方之思
政未艾也

復章魯齊吏科

兩至會城拳踞奔走之餘
相失生平虛佇僅
付之暮雲春樹而已外患未平朝論方囂定風波
而斬葛藤端賴偉人台臺可以疾其驅矣弟兩年
茹苦治辦幸爲小民及矜紳所依戴而衙胥市蠹
則切齒腐心恩怨兩岐未知所適從也遠承瓊貺
殊非所安以尊命臨之不敢不拜葉訓挺然好修
者也知之甚久况辱台臺素交伯樂之廐安有駑
羣敬識之矣

與錢麟武宮詹

家嚴諱吾德庚午舉于鄉文章有聲十上不第而
名愈夙屈首就廣文之壇臯比雲集一時名碩皆
絳帳中人也尋轉遷安令不數月以內艱歸再補
泰寧政有殊績爲邑四年轉州守邑人思之不能
置爲立祠在州凡二年政成譽洽上下允孚值計
事竣州人日夕望公來而慨然有田園之思解綬

去上下交挽之不能得歸田十餘年足不出戶庭
口不問生產惟詩書松菊自娛已耄之秋以繼登
比部秩滿邀恩進階奉直大夫今遇覃恩例得再
進一階嫡母姚氏前以比部秩滿封安人今例得
再邀加封生母沈氏前以嫡母在格不得封今幸
遇恩詔有生母年踰六十以上者許並封其妻亦
得並給之例而母今年適六十有二其生平訓子
嚴于明師持門戶代操筦鑰偉然合大誼室人魏
氏出自貴介始歸繼登旋列賢書食大官之俸終
始荆布自持繼登得完其名節凡此皆厚邀于天
者也然曩者格于功令不得盡逮其所生而茲遇
聖天子新恩浩蕩舉家獲沾一命揚瑾飾瑕華袞
之錫榮垂奕世則又厚邀于台臺矣茲敢僭述家
門涯畧仰備裁採

上房素中撫院

昨親詣龍津閱戈船活水者已及三十隻餘俱十
日內可活水凡發過幫工匠六十餘名拽船地方
夫百餘名今無虞事之不集矣兵行至餘干比前

途郡邑不同前途止計一日之糧而自龍津起程以至南康風順兩日可達風阻則數日未必到勢必厚集柴米以供其需已檄行諸邑預備兵至犒賞不可免若折銀每兵止數分恐其不厭且操銀入市未免有騷擾之虞今議備酒肉等項犒之而偵探前途以爲增減事體毫無異同則人心自然帖服所可虞者衆聚則口囂久駐則變起故彼中撫院頒行條約原有隔二日發一總之說政恐其屯聚耳昨督兵官熊同知意欲兵將到齊而始發旣與節制違悖而以龍津蕞爾之地久聚多兵食口漸多時日彌久耗餉擾民莫此爲甚苦口爭之而終以人望輕微不能相入伏望台臺頒一檄嚴諭之令其師至換舟卽行陸續發付蓋侯遊擊尚在末隊其一總至九總先行督押出境則熊同知不能辭其責也伏祈台臺速賜裁奪

與閩兵遊擊侯銳

赤羽經臨地主多所疎慢師徒以何日盡發早接印報廣寧失陷經撫道將俱逃都城危若累卵此

時佇望勤王之師不知如何迫切如山海能守天津餉道可虞津門非得大將旗鼓無可憑恃若山海不守且將移天津防守之兵爲護衛神京之計國事至此言之痛心萬望臺下夙夜疾趨早紓君父之難奏膚功而受上賞江海波臣日夕望之矣

復徐明衡吏部

年臺冰心水鑑照徹寰宇海內人士一經品題便增聲價况不肖第辱附藉末依日月之末光者乎饒陽地瘠而民囂水旱頻仍正供之不能辦而重

以加賦則瘠益甚催科之功令嚴于撫字州郡竭蹶以應而又苦民力之竭也郡之囂至於反側百態詬誶千端吏于其土者非操法之嚴不能治而恐其嚴以成慙也况弟未解操刀而使割其能不傷手乎雖然登有以報知己矣吏于其土者取其土之一毛以去不敢與其土之山川相見也吏于其土而使其土之蠹于叢憑于城者得凌其土之人則亦不敢與其土之人相見也登雖以是獲戾而亦以是信心如是而已矣言之殊狂然仗年臺

出格之知不避瑣陳

與左滄輿侍御

疎隔教誨年餘瞽失杖而孺子失襁褓孤瞽無依
簿書錢穀終年支吾無一善狀可報知已往者台
臺叅送假官假印金鼎臣繆榘輩凡數百人皆巨
富神姦因不肖執法鋤治暮夜輦金候于門者數
夕畏不肖清嚴不敢入因托一寺僧操千金往浼
敝同年魏廓園爲之介紹廓園却之云我廓園非
受賄關說者錢龍門非受賄聽關說者麾之去後

與不肖言及遂疎絕此僧蓋此僧乃向來時送小
菜于廓園及不肖者也今聞此輩尙盤踞京師含
沙之射不免過慮幸台臺畱心密察之使却賄執
法之吏得昂首伸眉於宇宙之間此亦挽回頽運
之大關鍵也

上按院汪石蓮

燒造趙監初聞傳牌突兀可駭不能使人無疑及
辨驗所持部文乃南工部因缺少奉先殿祭器而
設處錢糧四十餘金移會尚膳監徑自委官燒造

者也此自與先年題請燒造不同而驗其勘合來歷亦自了了似非假僞但今日處分之法須安置該監得所無使與小民交涉則此一事直有司者治之耳頃已羈其人於郡城之中不許往鎮該監亦帖然就約地方之上仰仗寵靈安定不囂若得台臺具題令有司措辦錢糧燒造永免內監之差則地方百世之利賴也謹此力懇

復朱如容吏科

讀大疏正氣淋漓干霄揭日至女戎一疏言人之所難言聖主雖時苦其拂拂而令宮府戢然無在旁在牀之竊弄者伊誰功也帝念九齡特旨環召人皆謂台臺奇在知遇而不知功在社稷昔諸葛丞相外拓境土志決軍務而不知去一黃皓曲爲之說者謂其達權變而不爭細務乃皓竟以煬蔽喪蜀也達此而知台臺之奠磐石翊孤主者大矣繼登心旌徒注膝造無緣自媿劣才懦志雖不能共効聞雞之舞而切拭日覩鳴鳳之儀矣

與魏奉之學道

恭遇台臺懸東壁之輝徹西江之鑑多士無不鼓
垂天之翅以承下風不肖濫竽饒郡敢不乘此盛
際爲饒士乞恩饒郡夙稱理學名節之邦文章風
氣甲于海內此中入學科舉向有舊額累案可稽
自前歲黃宗師按臨每縣各裁數名以致一時人
心士氣鬱而不暢今士民縉紳能言之雖當年裁
減之意或由人才偶乏然從來入學科舉之數間
有增于額外未有減于額內者茲當台臺起八代
之衰多士逢千載之遇方祈破格甄收倘以一時
偶裁之數爲將來不易之規使多士之扼腕歎恨
于遺珠者是皆不肖不能奉揚憐才造士盛心也
伏祈破格甄收不勝激切

復臬司李鹿巢

前蒙諮及淮藩事細訪揭中所云事多風影止因
本藩欲另撥理刑校尉四十餘人入宮聽用如先
年肇亂故事而千戶周美禎執不肯從遂用憤憤
別加之罪今既有揭似不得不全其體合無行文
本府一查據實申覆庶可以塞本王之揭而不灰

執法之心然不肖更有慮焉淮藩驕縱動不循理
饒之奸險橫惡如前年已經問遣力士常鳳覽及
惡宗翊鏞輩出入撥置漸釀亂階今常鳳覽輩已
拿禁惟是本藩護衛軍祖制原額一千六百餘名
例供守衛之役近來廢弛渙散不復應役所以本
王每次別求供役之人失其例之所本有而反求
其例之所本無則于彼爲有辭于我爲不直今本
府于軍人中擇忠謹誠實者照依舊規每門分派
守宿卽以百戶一員管之日逐出入之人卽令置
簿登記齎送道府稽查則奸黨不敢竊入而陽不
失尊衛本王之名永杜構亂之釁銷萌寢謀莫此
爲善緣承鈞命下詢縷悉以復

復黃大年刑部

嘗從衆兄弟中望年兄氣骨磊磊嶽嶽如長松危
石撐霄漢間私幸當年定在出入諷議之司爲我
同門吐氣乃而後之南南曹何嘗不清貴
政媿朝廷少一名諫臣耳弟請狂言之連城之壁
取而置之五都之衢衆目爭矚焉矚之不已而手

持之持之不已而衆爭攫之而璧不完矣抱之于荆山之下何其閒且冷也而價反貴今之要津所謂陳璧于五都之衝者也何嘗得一完璧而况間之以砒砒者乎天下多事棋之全局已壞而當局之人爭効其指指愈多而着愈亂請年兄袖手旁觀恐曩之以奕秋自命與命人者不直靜中一映也言路何嘗不重而有時乎不足重不言路何嘗不重而非人之所能輕高人胸次定不以此介介矣弟自一麾芝城折腰嘔心日在火坑針氈上回視年兄翱翔六朝烟草之間便如海上三山惟有企羨老年伯母健飯可喜北堂正茂舞班視膳爲樂更多恐清望不堪久抑公論不肯久沉奪東山之席而俾以北門之鑰又在旦暮間耳沈簿齋到遠札恍如夢寐此簿篤實醇謹文而無害能守其官者也

啓張赤涵老師

繼登于去冬始通尺一於師臺旣遠典型復疎涼燠感切恩私跼天踏地緬惟老師正色立朝昌言

救世海內傾聽鳳鳴無不彈冠攬轡矧在門墻下
士哉登一麾受事以來寸長莫展百愆俱集而所
治之地瘠地也其民囂民也其瘠至于正供不能
辦郡縣長之叅罰若其成例也緩之則病軍國急
之則病民其民之囂至于變幻百端頑梗萬狀內
而衙蠹外而市虎踵相接也倪寬之蒲鞭弱而不
足以治廣漢之鈎鉅有所不能盡行也而况兵興
以來加派抽扣種種急切督責之今日下催科之
計日窮且有徵兵于饒者矣有徵器造船于饒者
矣瘠土之民其堪此多事也乎竊以爲今之計者
刮內地以供外地外地之出孔不清內地之利孔
有盡恐內地未必無事也蓋不獨爲饒而饒其最
者也伏冀如天函覆有以提命之

復許峴懷同知

倏忽改歲追念離索何能已已聞翁臺微有拂衣
之想私心異之然苦心實政可鑄金石格豚魚而
累不獲薦剡此亦足以徵世道矣尊香鱸美能不
動人秋思耶不孝家居碌碌粗了卜壤事生平薄

宦如飄蓬斷梗無所封殖求田問舍恥不榮心斗
室讀史之外則拏野航出入荻花柳絮閒玩心觀
物占人間不爭之美利而已世態趨利如市而直
以我輩爲肆間之骨董君平厭世固無足怪以台
丈旂常事業正遠而弟乃操招隱之曲蓋真人前
不敢說假話也林丈遂爾平轉何以酬勞苦功高
者耶殊爲扼腕

與朱白岳滇按

頃年臺持斧而出渴擬踵謁而不祥之服恐以及
門爲諱趨趨未敢前尋聞叱馭伊邇又不獲捧卮
酒附祖帳之末數年約結徒望青青楊柳凄然一
回而已年臺經綸丰采謂宜在帝左右主持廟議
邇者三宣六詔之間殘破梗塞急于救焚則撐西
南之半壁以仰慰宵旰固非年臺不可耳滇南懸
絕萬里而銅墨之長頗多象賄以結怨于徭獠及
難端旣開則玉石俱炎風鶴可畏近又以咽喉之
梗爲纓冠之救一方塗炭不可言說者謂救滇之
術以澄汰爲撫循其最急矣不孝所聞之宦滇者

聖學堂集 卷之八
如此附奏以助高深

與魏仲雪水部

昨夏於舟次蒙年兄一顧之愛憂瘁中卒卒不獲
申一語歸來終日苦塊間無復生理近始收召魂
魄坐臥小閣中暇則披讀漢晉間諸書見其人都
清淳淹雅一往有餘情始悔平日學問之粗而淺
也年兄向屈騷雅以筭舟車閱邸報知已釋擔遨
遊江山烟草間錦囊之詩文當復薄六朝而起八
代肯分珠玉之屑救我沉迷乎敝社友顧宗周就
試南雍其人沉懇無近日士習幸以國士遇之

與周斗垣方伯

敝鄉物力彫匱之秋百室嗷嗷困於征之無藝年
來幸藉師臺流膏疏滯于上而民無哀鴻吏無疾
隼方冀卽借節鉞鎮綏茲土忽聞清卿之陟蓋天
子方重公輔之寄固非邦人之所得私也漢法每
有大事必詔九卿廷議之方今邊隅有赤白之羽
朝宁有元黃之爭兵財虛耗而莫究根原議論紛
拏而竟無畫一師臺之入也將無百姓擁路以觀

衛士手額以望如司馬公當日者乎繼登忝在門
墻既爲竊喜而又竊自悲以爲草土之人何緣得
再侍綦履奉矩誨也時在酷暑恐煩起居端使馳
佈鄙悃計北上之程旌麾當過敝郡尚當拏舟奉
迓河干請事一言而別耳

與魏廓園工科

杜梅梁公祖有大功于東南首發逆謀先擒大憝
而後雲間樵李諸兇陸續就擒人心共快萬口不
能沒其績也當日爰書經院司道互爲詳定若中

出入之牘論者以爲凜然鐵案與他郡不同茲者
長興之變突出於一年之後而言者波累杜公祖
謂若案有所輕出輕入則當時讞牘具在豈可抹
撥當石父母被害之後不孝遺在會城面晤杜公
祖憤然揚其死難之節洗其報仇之訛不孝所親
耳而目之者卸禍之說尤不可解夫賊不恨親執
朗生牀下之郡守而移怒憑空推卸之邑令則情
理所必不可信也今浙西士民獲享桑麻之安坐
令靖亂之公祖掛議解組以去議論混淆勸懲何

登車堂集 卷之八
賴茲兩臺代題到部乞翁力爲主持部覆科抄中
存一綫之公論白其苦衷此于世道人心極有關
係而翁所必動念者輒敢及之

與林亨萬兵科

年臺榮差已滿何時入都世局方清忽沸如溝水
東西流一葉中浮推擊不定朝論憂危邇來宮府
之間衆獨成對獨有憑而驕衆以合而激激者愈
激未免暗合于宵人朋黨之說而驕者且挾雷威
天憲以行之憤烈則成士大夫之禍機塞默則開
主上之輕厭天下事正可憂也年臺計當疾入朝
主持正論默定風波使大璫之去宗社陰受其福
而士大夫不享其名然後可以格主心而申國是
不審以芻言然乎否也

與魏子敬

藝造其極則精華逼于人劍氣之在斗間畫龍之
能飛去天也人巧之極也仁兄此戰有似于此

與楊蘧初兵備

弟於同藉中視年兄則臭味而典型者也而草土

雲霄轍分境隔未得扱箕撰履常申請事之願惟
日聞三山九澤間歌舞明德頰首瞻斗南紫氣耳
歲之不易大浸徧東南越與吳猶唇噬之同病也
急軍國者與急地方者各持其是而不肯相徇而
吾民嗷嗷且柰何年臺開濟在手當有起半壁於
瘡痍者幸分其緒餘教之弟邁戚以來百事都廢
唯杜門作老蠹魚姑以當古人運甍耳落月屋梁
惟深凝佇潤州林二守使者至倩作晨風附侯台
履

與姚世所侍御

春杪一接清光數年積結媿媿傾吐未盡又辱翁
臺嘉惠蘭薰醇味至今芬流鼻舌間朝論大明翁
臺年來飄風墜瓦之遭遂爲天空日霽之象此時
佇望驄繡卽發以慰海內彈冠之思未審唱駒當
以何日弟嘗謂世間有一番局面便有一番附會
夾雜之人如翁臺今日之事乃是公論之忽明非
局面之翻換古今正人惟靠公論可以立乎不敗
翁臺此出幸于同舟之中稍存獨往之意則一時

人才國運皆胥賴之草莽罪言高明以爲然否
復韓求仲修撰

家嚴八十歲杖履之安二十年林泉之樂皆仗夫
庇獲履亨途頃者過蒙三祝之辭已勝百朋之錫
乃茲復勤使者于數百里之外瑤緘瓊貺爛焉充
庭固無俟酌北海之樽而愚父子醉心德雅已不
勝酩酊矣家嚴老年厭冗此番槩辭親友之賀而
翁臺盛意隆旨則不能辭敬拜華燭以藉餘光之
烝囑筆致謝不盡惓惓

與瞿起田掌科

歸來每憶虞山清對時也及汲泉試吟則又津津
明德不去口世路逼側慮深摘瓜秋深未敢商及
出處吾兩人共爲五湖烟棹可乎日者王生操奇
中之術其決當世公卿士大夫亨屯揣標識歸什
不爽一旦直詞不掩悔吝每勸人退不勸人進聽
其言以游人世窮達間亦末劫之刀圭也

與黃中介太僕

奸逆煽亂正人遇陽九之厄而臺下以瘴海餘忠

再罹酷禍竊從草土間飲泣捩心欲問天而無從也茲幸聖主天開翦除兇慙扶忠義而與之蘇息想爾時臺下萬里生歸四壁如堵可幸亦可悲已昔人謂劉器之鐵漢不可及嶺嶠再貶而泗州待制之名愈重在諸奸亦何損于臺下祇爲正人君子本傳中添悲歎升沉數齣耳清論方開指目特召勉旃自愛臨風寄慰不盡相思

與錢牧齋宮詹

世道明而愈融雷雨滿而後動快正人之攬轡接明主以精神台臺行入都不管當年父老擁觀而衛士手額之景象矣不孝夙欽道範幸于蘇門獲一快覲倉卒間未及盡叩洪鐘以求響答然韓子所云高山大川龍虎變化不測者歸而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叱馭之期不遑趨候肅佈仰止之私兼伸贈縞之好

與姚現聞少詹

台臺遇聖主而後出經綸裕于鹿裘刈方登之禾而使天下食其賜其視浮沉濁世而三槐九棘者

何如哉羣奸既去世道清明朝廷方以勵精綜核
爲政今之患不在主上不信羣臣大臣而信羣臣
大臣檢點不及處有以開主上之厭端或攻擊太
過處有以開主上之疑端若使見謂外廷無足備
者勢必旁有所倚而小人得以乘間而用事正人
高枕之日卽小人伏莽之時不可不慮耳台翁循
且調鼎濟川幹旋元運其以草土之言爲芻蕘乎
縑經在躬不敢造送聊佈耿耿于一介

復吳生白大司寇

客冬接清光奉矩誨尙以未及踵門叩侍綦履爲
歉草土餘生躐躐赴補入都見正人得與主上勵
精求治光景大非昔比老先生品望巋然著在朝
野旦暮有蒲輪之召目前起廢一事吾鄉指不多
屈而老先生則無不人人推轂江右諸公尤所傾
心不肖于聚談間側聆其槩但台臺當年一段忤
璫苦衷更一自鳴其始末尤透徹也夙恃至愛勤
楮佈聞

壑專堂集卷之八

壑專堂集

尺牘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啓李懋明老師

正人當軸方幸秉征途闢乃近見銓曹啓事一二
 屢奉嚴駁繼登竊為明衡籌之皇上引繩按墨循
 名責實之主也而明衡善善惡惡快手快腸作用
 徑直恐屢有扞格漸成釜鬲將不得鬯究其所為
 如海內之仰望何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
 道引者使之不覺也如使之覺覺而怒則為矯為

拂不爲引矣故今日啓事之法當取上之所必信
不疑者多用之而後取上之所或疑不信者間出
少嘗之使之相信也堅惟吾所請無所扞格然後
結轡之塗可以漸開魏劉曄曰夫釣者得大魚則
縱而隨之俟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故天下有
極妙之舉動而尤必將之以步履出之以敬慎此
事英主之法也明衡兄作手極辣氣誼甚正功名
去就甚輕然今日此身非自嚙自逐之身而四海
賢士大夫困者待起鬱者待舒者也是何可以不

慎世道相關敢竭其管窺祈師臺婉轉達之

復嘉湖道林公祖

諱銘鼎尊公先生諱堯俞禮部尚書

先君乙未禮闈之役蒙太翁老先生洒斲人之泣
自綰綬以至投林飭躬砥行五十餘年幸登耆耄
尚有杖履之適不孝得暫辭班舞勉副簡書不意
以一夕之眩痰致九原之沉痛此皆不孝罪通于
天萬身奚贖百口莫解乃老公祖垂念亡者遠頒
隆奠揣分殊非所敢承然記有云父母旣沒必求
仁者之粟以祀之祖臺之寵施則仁者之粟也敢

不拜薦

與應太室九江道

苦次聞台旌榮蒞芝城江湖劇地固當借重寵靈
然雄才遠畧不試之天山瀚海間而暫作五湖之
長耶原任饒州二守許伯衡弟與同事三載真心
幹濟人也戴星盡職吸露持躬前守道冲陽張公
巡道景鄴陸公傾心倚之因此公約已過嚴持法
太峻饒城人多不便之又不善逢迎取容獲罪于
鄰刑館當年遂中蜚語掛彈章重降以去公論稱

屈久矣夫世間風波往往無根無影而此公人品
官箴朝夕目擊最真茲當計典若復以充白簡之
乏則公論抹殺而廉吏真不可爲矣我翁主持一
方激揚之典幸挺持公道植此孤冤此君已絕意
仕途不孝亦何所覲恩望報於已破之甑已死之
灰但天理人心憤而難昧輒向知已剖之

與瞿起田戶科

羣陰解馭日月麗天年兄登車攬轡此行占在乾
之九二乎然弟竊謂今之君子皆以仕途之順爲

世道之亨者非也古之人蓋有衆正彙征而蒿目
深憂者矣姤之初六五陽不俱在上事而聖人深
戒之何也邪泰之遠見堯純仁之神平用意深長
可爲隨流順風者之一藥不知高明以爲然否

啓總河李葵孺

元圭錫命聿膺水土之司蒼珮頌榮弘啓決排之
績關河壯色僚屬分光台臺得天間氣爲世鉅公
胸舒斂而含陽秋固千尋其直上手弛張而成經
緯兼八面之皆宜中外出處之節總關世道之升

沉光明俊偉之風大畧古人相伯仲邇緣魚鼈之
民未登衽席少屈夔龍之侶特畀救寧帝命作長
淮之砥柱令之保障一方公且計世道如江河爲
之躊躅四顧民力民財無不熟籌于掌上已饑已
溺真如推納諸溝中絳幢偶駐馮夷固已承流白
璧一投河伯立爲聽命暫焉敷土行矣補天登素
慚學殖乍隸法繩江海爲百谷王幸納細流於巨
浸平成爲萬世賴停瞻丕績於明時

啓操江陳亨道

位隣天柱領春風旭日於雲霄權握地維沛甘雨
暄陽于畿甸河山壯色壁壘改觀台臺邃學淵洄
孤標嶽峙名山大川通兩儀而出雨清鏞寶瑟節
四氣以宣風幸借霜稜鎮茲天塹砥柱于一王開
闢之天身調洪鼎弭節于六代淫靡之地手挽長
河王言維作命奉綸綍而將之以共我士聽無譁
敵甲冑而罔敢不穀啓元戎之十乘稟精白之一
心大江送東去浪酌月無慚當宁釋南顧憂卜甌
有待登材慚爨下處託囊中望樞衡而展素快依
蔭樾之輝仰台斗以抒丹莫罄傾葵之願

與鈔關林浴元

初抵金閭便矚關門紫氣受事次日卽追陪直指
于嚠城一瞬百冗未顯遣候遲廻之罪豈勝擢髮
此間益盈一水可達弟竟以牛馬走之身不遑奉
邀旌節過生公石上作松間喝道主人甚矣吏之
俗也

復王岵雲大司馬

登待罪此間雖展式廬之敬未申撰履之私有衷

登真室集 卷之九 五
怒如端俟異日昨蒙台諭卽轉達按臺矣仰企高
風俯同鄙臆

與倪鴻寶司業

都門因緣世誼一接耿光覺清明廣大之氣象開
人心胸千古畱照孤陽煥發羣動昭蘇而邇者氛
祲未消剝蝕漸見有世道之責者蒿焉不怡當俟
翁臺秉國鈞而端揆席立極定波乃有藉耳吳會
去鍾陵一江之隔咫尺元亭莫繇趨侍茲因家表
兄太學黃而繡赴監之便寸箋附候家表兄垂白
在堂欲乞引例批假作滿以便侍養不知可邀恩
覆露否

與熊魚山

陳生荷具眼之拔可謂國士之遇餘士盡沐一顧
之寵馬群空矣

與石楚望太守

米友石今之博雅古君子也有數行囑不佞轉以
奉聞力能爲此君歸趙璧者惟臺下然觀其言疊
疊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回張叅將

海賊窘入島中此窮寇也絕其接濟可以坐困若得獲吳壽亦一奇也

與王孺初按院

蒙發太倉觀風生員卷其首卷才氣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以二其九卷異才而讀異書者急拔之策二人三卷沉入爽出文情開拓餘皆士之絕倫超羣者也

與王孺初按院

調兵而以僱倩之市人湊泊補數昨職歸至半途而已聞太倉標陸兩營之洶洶矣大將旣極庸懦師衆更無紀律事權又不歸一其勢未必成軍台臺監察功罪者他日莫謂職不言也劉河兵三百屯劄于太倉之南吳淞兵一千屯劄于崑山之東衣甲器具一切不備而兵已先發矣不識此番調遣姑孟浪一舉以塞責乎抑恃此兵將欲以當大敵也不獨此也尚叅將廷棟前台臺與職所定議糾劾者今撫院以親暱之故特授之以擁旄專閫

之事將置按道于何地乎且本道又何顏以與此
弁鴈行于三軍之上乎昨見撫院言之而撫院云
尚弁原係前日加銜副總後蒙部文汰銜今姑借
此行以復原物似無不可勤王何事而爲敗璫加
銜之將圖私便乎惟台臺垂察

與曹薇垣撫院

職以闇劣之資繆膺重地受事甫三月而竭蹶奔
馳蒙台臺踰格教愛苟非有胸無心寧不感激卽
昨者台臺初八誓師而職自太倉一夜馳一百二

十里會於郡城以附於灑泣登舟擊楫渡江之誼
亦可以明職非畏難避事之人矣乃不意台臺所
推轂而使與職共事者叅將尙廷棟也尙廷棟者
誰乃魏璫加銜副總而王按臺與職定議糾之者
也曾有一道一鎮共事而可以糾劾結怨之人劾
同舟共濟之助者乎從有遼事以來經與撫不和
道與將不和將與將不和其僨轅覆轍者非一人
非一事矣今乃令主糾之人與被糾之人統三千
雜亂委靡之卒以僥倖于一試可乎然猶曰私怨

不廢公事如古廉藺可以相忘也台臺以爲今之
尚叅將如古廉頗否乎昨在操場中見其兵不成
兵將不成將衣甲不成衣甲器械不成器械點閱
之時或呼名而不應或一名而兩應彼皆僱倩市
人湊數安家行糧到手卽思掉臂大將熟視如偶
人而莫之誰何如此景象其能不中途逃潰以負
任使而貽累於共事之人哉職憤切投袂誼迫纓
冠願獨率一軍以赴君父之難若與庸懦之破甑
同敗分罪雖死不服也被瀝剖陳伏祈垂察

與上海熊知縣

海邑之奸頑廢弛舉世所無私嘗謂上海無民非
無民也豪奴宦僕市棍打行奸書猾吏三種之外
無民焉故曰無民也仕于其土者凜之以至清肅
之以至剛視政二三月而怨聲交作乃爲賢令矣
其怨聲交作者卽前三種人也若寬慈忠厚之名
著而政乃廢矣門下芙蓉之鏑初發于劓十餘年
來怠悠頽唐之氣盤踞糾結之奸將于是乎剔刮
一新拭目以望而先自錢穀始幸留意

與總漕李葵孺議民運札

募船一事仰體台神極力區畫凡可權宜措處髮膚罔愛顧天下事有經有權必經無可用而後用權非盡置其經不用而專用權也如運糧用回空者經也回空必不可望而僱民船者權也今回空鱗集淮上乃過之使不前而專募民船經本可用而用權廢經可乎目前四府州縣徧地窮搜自載二百石以上亦高價收之柰江北之船既爲江北用去江楚之船亦爲江楚截畱蘇松所恃惟偶集內河之商船耳兩府之糧艘非二千餘不可今槩舍回空而專用民船四府皆搜羅于此地何以足用一月以來以夜代晝以手代口以監司代有司而官府愈張皇官旗愈高坐百姓愈窮迫物價愈騰踊東南片土豈能久安無事而爲西北作委輸之藉哉今勉力措備大約三月內決可過淮而就近回空萬乞台臺嚴督前來以補救其窮旣不失期會而民力亦可繼不然置回空于不用而專恃民船恐當事勢必窮人力難施之會卽糞粉地方

官亦無救于漕事也至於江北南京諸衛有運官不到者有運官到而旗軍不到者官旗不到卽船集河千米集倉庾將與何人交割職見各衛舊旗雖未回自有旗屬及殷實屯軍可僉道屬三衛已僉定矣江北南京諸衛力所不及者仰仗威命速督另僉馳至水次今各衛大半俱未至檄催守催焦心如焚盼眼徒穿可柰何此亦早應控白于台臺者也若江北京衛之行月二糧皆在江北及京衛仰祈憲檄督行彼處速給其回空不到各軍之糧以供僱募之費者又遠在隔屬業行州縣撮給而于江北南京之錢糧扣還庶有司不慮代賠之苦以致觀望誤事仍一面詳請仰祈批示職以庸謏疎劣當此事勢萬難之會坐視軍國之急旣誼不敢出而坐視百姓之困又情所不能安也不勝惶悚隕越

與撫院曹薇垣議民運札

募船之病民病官不可殫述然病官可也病民究必至于病國蓋從來米責有司船責軍衛今并以

船米責之有司于是衛弁以難題苦有司有司以難題苦百姓有司之苦百姓者一而衙役之苦百姓者且什百矣頃一封船而內地之船遠徙外地之船不至河干絕跡市物騰踊目前既苦無船將來必至無米病民有不轉而病國者乎今于功令束濕之中稍爲通融之法則請儘官民之力先督償其半以仰副五月抵通之限而餘則嚴催回空陸續赴兌陸續償行期于七月抵通完局庶三吳之民力不至皮骨盡而血髓枯耳何也江南去浙

江僅兩日之程耳直之吳江與浙之秀水接界直之華亭與浙之嘉善接界今浙江限七月抵通而江南限五月原非政體之平在主計者身在西北或不知東南民情地勢而台臺坐鎮此中豈難誦言于朝以造一方之命哉况四郡漕遼米以數百萬計日來聞運事專責有司官旗招之不來來者復去獨不思船米俱備而官旗不至將何受兌此輩之意蓋欲高坐淮上而坐待民船之交卸夫以民船代軍船以民運代軍運數百年水兌之良法

于此頓更到彼虎狼之旗弁船不肯卸米不肯收
軍飽谿壑民供魚肉矣軍國之事臣子不敢辭難
而政體當平民力宜恤若廟堂之上 一紙功令倉
卒頒行封疆之臣輒爾大聲疾呼繁策急轡不爲
小民畱元氣不爲國家計長便此逢迎捷給之細
人所爲職始終以古人發倉焚詔之大誼望於台
臺并以自勉而不敢爲隱忍容嘿之事也無任悚
息

與陳明卿宮庶

承教兵餉一節吏胥官府上下扣剋以致餉銀入
手不及其半各兵飢窮嗷嗷豈能責其用命不佞
於本道標兵每當給餉之期先擊鑿逐封親自允
足唱名親自給散此日輒覺轟擊如雷士氣百倍
竊以爲此法不獨貴郡之兵使通行于邊腹洵投
醪挾纊之良法也附佈

與歸文休文學

癡慙原是世人欲獲之具而適當殺人以安其身
之日其不供刀俎而請遐荒也猶屬熙朝之寬政

若事之本末彼何嘗不了然哉倉皇一別阻隔經
年筆底琅玕形于夢寐篋中數幅且挾之爲嶺嶠
之行如對眉宇矣聞令弟文若久臥病如此人而
天亦窮之乎念之黯結

與朱平翁相國

昨春聞逮人情崩逆雖親知熟面薰人者爾時化
爲冰鐵閣下惻然深溝壑之痛如援溺子如覩朽
齒舍侄傳達惓惓不忘之誼此自是大菩薩慈悲
觸物流注莫知邀致之何從也登稟性闇執觸事

成癡不解世間有所謂機械陷阱人早已欲魚肉
之而猶挺挺與世相持風波瀕洞遂從此始殃魚
騎虎不殺不休甚至聖明有平反之機而假手提
刀剗鋤欲盡今邀大庇偷荷戈之餘生徜徉嶺粵
爲幸多矣世事傾危圍屏一片土公孤卿寺省臺
鱗比蟻屯幾無坐席每寒夜柝嚴秋風以燭中間
盛衰相弔恩怨互建觀面驚心真是黃粱一夢人
生勘破到此佛聖遺魔果是無損羅利操刀亦復
何益登繫獄半年直當面壁數月茲幸長流南還

一飲一啄皆聖明如天之賜矣世事近益可畏不敢盡言想閣下所深照特遣力耑伸感勒跼踖未盡萬一

復何宗元學使

里門一炙道貌朗朗明月時入夢中方謂承乏名邦可得永依樾蔭不謂迂執之性動輒當事爲仇借端設阱而適值門墻之變遂施羅網之奇調援之役始而桃僵李代繼則城火殃魚不肖之不免也時之不振非漢法之峻也刀俎餘生尚徼寬謫

乃在化雨紛披文光晶映之下若有天幸焉牧園騶卒便係部民分應樞衣叩謁而先嚴舊宦杉陽去冬蒙台臺俞士民之請俎豆學宮光及存沒尤當百頓以抒啣感之私偶勞病相尋未能重趼不謂台臺惠然遠存情文溫渥卽古人憐范叔而贈袍哀王孫而進食不若此之鄭重也藉手鳴感無任倦依

復潘昭度閩臬使

弟于三月廿四日抵謫所勞頓乍息咫尺高天未

逞馳候乃蒙年兄建勸使札兼惠腆頌周其族困
感激感激弟之得罪本末想年兄已深照不復瑣
陳初到建陽邑城係車馬之衝遷寓于城南三十
里之外崇化里此地乃朱紫陽蔡西山諸公讀書
之處高山清溪精舍古剎甚多可以遊涉雖聚落
僅數千家而士子俱好文重客弟至如子弟之親
其父兄繼粟繼肉無倦各有園亭依山高下位置
茂林長松可以偃息四方書賈奏集凡他省他郡
邑果茹海錯多有買之裕如傍近麻沙雲谷仰山

諸處信宿便可盤桓所到門生供具不煩裹糧弟
雖寓公自幸可以終老也弟生平視名利如嚼蠟
獨有山水之癖乃竟遇此山水之鄉忘我者之造
福于我甚大矣何快如之但知己遙在數百里外
未獲促膝拍掌爲恨耳秋初當往杉陽一拜先祠
或從昭武徑至三山覓晤然未可定也役旋先此
附謝

與易白樓僉院

客歲在繫朝夕相對每從出入生死之交覘台臺

風味蕭然疑遠自此心折世間道義骨氣之人非
風雨雷霆所能驚撼今夏竊從北來者知台臺已
荷聖明解網之仁不勝舉手加額自此而天下後
世知爲國守法者不以身蒙法不肯殺人以媚人
者終立于不死之地壯義士之剛膽折佞夫之邪
心養國家之元氣此一舉也爲世道人心慶不止
爲台臺慶也頃聞謫居亦屬閩中計臨水去建水
不遠或得約晤于樵川稍叙從前憂患之味以解
牢落紆鬱之思則大快事但不知真人紫氣從何
方來耳謹附李舍親遣使之便草勒佈棕

復李二白司馬

承教事之曲直極知本末年兄譜誼旣深而江兄
亦屬先人門下士不便分左右袒然弟所奉勸者
天下有王法禮法世法三種法者方而不圓者也
而獨世法取其圓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之禽獸
何難皆世法也敢以爲解紛之助

與李向奎文學

讀禹抑洪水篇何雄古紛披姿妍逸蕩至此也何

必讀歐陽子五代史乎赤烏白魚之句淵淵作金石聲也業已授之梓矣浪遊渥蒙世講之愛情便勒謝拙集一部附往

與丘禾嘉文學

浪遊山水間足跡所至輒動高賢之延接訪戴笠舟來蘇名渡不肖天之職民而何以獲此則諸相知實鼓吹而擁護之也兄才情卓朗古色蔚跂詩若文真可謂起夕秀之未振乃縑素雲烟妙得荆關之致曩固意杉城山水秀詭必產靈異夙世詞客前身畫師非兄而誰順風之呼要自緇衣之好何煩齒及赤壁詩情文俱至何其屬意甚厚也

與雷開先文學

丹山碧水之間無往不相隨也何緣得此聲氣乎坡公之在黃也以有陳季常而在惠也以有姜唐佐得以拂其孤窮之色不肖殊媿坡翁而足下之高情道韻過兩公矣

與廬山石隱禪師

讀三經拈脫盡筌蹄掃空文字障矣及讀詩篇則

又清峭卓絕九僧詩不敢方駕也世人多謂詩僧不能禪夫詩與禪有二道哉靈悟旁通詩卽是偈謂佛祖之偈非禪可乎抑疑吾師于棲賢橋畔屏風疊前坐破蒲團幾箇得之非可于色聲中求也
與邵武守李元白

孤子逐臣寄跡山野身爲衆所共棄人思蔽其不祥乃翁臺垂念桑梓之誼儼然辱車騎而臨之周恤有加迨再過花封割廉枉重種種稠渥遂使涸轍之鮒响沫于洪河之潤翁臺真所謂施恩于不報之人而弟則何以仰酬高厚惟有鑄寸心爲峴首之碑而已卽日治裝東歸迴首樵川不禁渭北汀東之感憑鴻報謝不盡依依

與曹能始先生

今天下所稱登刺虎雕龍之壇坫以號令海內士者無不曰曹能始先生乃不肖獨曰能始非獨以能文重者也品潔于冰雪而骨練於風雨之驚今天下扶持名教人也蓋讀其書而想慕執鞭者久之方自揣珠光劍氣或有時天作之合而不意廷

憲觸藩狼從刀俎之餘得放逐于丹山碧水之地
真人紫氣傲在數百里之內自謫居以來無日不
思躡屨擔簦以謁教于九仙烏石之間乃嬾病相
尋出門有礙吉人所云違聞聲而相思目進前而
不御也聲氣所通夢寐可以當傾蓋輒不自以爲
未同而外手蘭譜之列敬修寸緘以爲箕履拙集
附請大方削政若聲氣之通于夢寐者又非僅以
文而已也

答陳眉公

比來爲先人坯土未定終日乞靈於形家搏沙捉
影迄無寧晷欲顯候道履而未暇也茲者山中寒
盡不肖尙缺然隴梅之訊過辱垂情遠貽珍異何
以當此時事漸壞操切之極必成頽挫躬親之極
漸至旁弛天下事將何所底罪廢之人不知可長
得偷息視陰否韻補詮釋精該足訂正江左四聲
之繆謝教不淺

與許霞城掌科

昨春蒙譴歸促裝過嶠僅以數行相聞亦不能待

年臺之報章也嗣于家訊中接台札教愛殷拳空
谷得之跽然而喜日來道眼益清經綸益裕何時
晤對豁我蓬心錢師脫網固是主恩若有天道焉
衆鏃攢胸而不碎豈非天壽平格之定券與弟遭
難以來孤立無可自恃刀俎陷阱之以圖滅口者
無所不至而弟恬然自如蓋憑藉此舉頭三尺者
而已外此則一二肺腑肝膽之友以寄性命焉邊
事大壞竟以模糊影響了塞外訐內潰將來必有
衡決之大憂今肩危擔者且講明哲之道矣靜觀
可發一笑聞回時荔枝色香味都敗無以將遠意
山中土物數種少申鄙忱

與鄭叁陽庶常

庚午之夏皇遽赴訊蒙翁臺握手相送惟時弋人
構謀甚急連結甚惡狐憑叢而嗥虎張牙以攫虢
虢殊不自保弟謂權奸性好殺人固爾不意造謀
別有故內應別有人也未幾而門墻一摧網羅愈
酷摘瓜及蔓併命一釜邀天之幸以翁臺之靈遠
謫而出非意所及去春重趼過嶠深居萬山中杜

門自訟私念宇宙正人當卽出而息氛定波而偶
從知交聞翁臺復邁大戚萬里之鬪息以六月良
可浩歎然靜觀目前景象何如哉張彌天之網以
爲異已之阱噴腥吐焰咄咄逼人則翁臺立身黃
糶之外以姑俟世道之澄清未始非造物所以厚
其護培也匆匆未遑拏棹而价齋瓣香之誠伏祈
鑒照

復茅止生總戎

十二快十六艷和詩雄深之氣與旖旎之情各極
其致弟西歸操快艷詩示人一時佻達少年從而
和艷者相屬強以和快詩則縮首掩面走謂南山
種豆之歌不敢附響也世態真堪一笑山珍以飫
老饕兔毫以佐拙腕惠我不貲謝謝前在山中得
楊補之畫梅四幅雪堆風折甚有奇理并舊玉環
以將區區

與蔣瞻吧蘇松道

使覲遠及附奏謝緘不審已達台前否三吳蠶靡
之地而士紳挺持風節砥柱東流者亦復不少如

張元長先生文章行誼矚然塵溘之外嘗造其廬
不蔽風雨而圖書滿四壁車轍滿戶外跡絕官府
之廷昨歲已作故人有遺集若干卷子孫貧不能
竟刻可惜也乞台翁一言托崑山令竣其事稍動
頰頰卽辦耳崑紳許君伯衡博學有文章名作宦
十年家無立錐貧窘徹骨而風節自持壁立千仞
其家有寶廉堂弟曾爲作記幸刮目待之歸生奉
世係做門人異才傲骨不諧流俗讀書工詩文有
季思先生之風亦祈垂情嘘拔此數君子皆世所
指爲青綠剝蝕之古銅器具也然建業文房中自
不可少此一種或可以爲激濁揚清之助惟台翁
畱意元長遺集二套附覽

與黃石齋少詹

先生文章氣節孤撐峭峙百尺無枝執鞭之慕十
年餘矣連讀大疏正氣嶙峋櫻鱗撩鬚百折不回
益用領服私嘗謂自世變覆翻以來倪鴻寶太史
伸壯論於孤陽乍長之會石齋先生吐危言於六
陰深錮之秋此其心俱獨苦而其功寧在禹之瀾

排周之兼驅下也山鬼伎倆以奪先生一官爲快
誠不知三公澳忍與百辟動容孰爲千古哉至于
做師華亭舊相一段尤開人不敢開之口然竟荷
聖主優容乃知向來所云雷霆不測皆宵人假輿
交以行其傾陷之私而不出九重之意也從古權
臣之傾正人皆用此術漢之殺蕭望之恭顯而非
元帝也唐之斥陽城裴延齡而非憲宗也宋之排
蘇軾王安石呂惠卿而非神宗也權奸卸過世主
受冤古今一轍頃聞台駕暫駐白門心旌遙指嵩
候紫氣于鴛湖之滸一吐積仰耳

與許岷懷

翁臺抱膝衡門饘粥不繼孤高足傲千古矣夫子
許顏回屢空未必止許其簞瓢陋巷然何必不在
簞瓢陋巷之中吾輩一生碌碌止爲參養軀殼致
令物累糾纏神明鈍塞顏子身世之緣淘汰淨盡
併簞瓢恐亦有匱絕之時身外身內不餘一物便
是墮肢體黜聰明大本領翁臺高風絕詣以幾聖
域不遠矣欽仰欽仰做親蔣瞻老前偶相聞已爲

備道高致然恐翁臺未必肯受世人猪肝一片也
與蔣瞻吧

吳會之事紛如千鈎絲重如六州鐵翁臺蒙微罪
而釋此苦擔暫得息肩于東山之下不猶愈于蹶
蹶胥口爲腰金之郵吏乎頃閱邸抄荆溪民變之
事翁臺有焦頭爛額之功而不得爲上客可爲一
歎

復蔡怡雲兵道

十年大盜一朝就擒此皆老公祖指縱神謀消弭

淵畧遂使數郡絕負嵎之虎千村無夜吠之隴此
之功德寧在兼驅抑排之下可勝欽服惟是兇魁
實煩有徒盧循死而徐道覆生王小波滅而李順
起可爲殷鑒殲渠散黨宜及是時此惟身在地方
者密密叅稽勤勤訶察若但憑盜口之供扳非其
垂涎之巨室卽係貿首之夙仇或反令清白寒心
奸雄竊笑顯老公祖詳飭所司愆慎之也秋色方
新治登從海上來遲于奉候光霽海畧一冊附呈
台覽

復蔡怡雲公祖論練兵書

急則倉皇緩則弛怠人情之常練兵除罷種種豫防老公祖嘗膽獨苦誰知之者而溫州之殺劫又見告矣嘗記嘉湖往年葉朗生吳野樵之變先事疾呼者人俱笑以爲狂無何羣不逞纔一恫喝大言而士民縉紳擾擾震惶奔避無所今幸老公祖計擒巨憝士民始得雍容揮塵而高談鎮靜之風不然敵邑之沾危不更在鹽官當湖之上乎練兵之舉萬不可已而廢弁權輕士不豫附蓋有積弊

有病源卒必飽糲而後可約束敵邑之民壯年七兩二錢除扣解遼餉外府廳添設快皂捕役不下百餘名俱無額編工食者皆弔取各兵之餉以爲餉除各項侵扣外每名日給僅及八厘勢不得不別營工商及衙門差遣以糊口今督之日事訓練而別業盡停安得不嗷嗷此病源也此輩非衙役卽宦僕每年送七錢二分免操之例于操衙冒占頂替包充種種多端操衙之宦彙此輩之家計互相庇依今一旦別委訓練在操衙如紕臂之奪

在此輩有羈身之苦挑激鼓煽以逐練弁此積弊也若欲專委勇畧之將練成一旅必須委曲區處查復原額工食使之俯仰有所賴而後功令有可施操術勿令傍撓事權而積弊難以頓清行之以漸暫囂不能盡除御之以靜嚴治梗令之魁厚犒樂從之士漸練漸增練及其半而三百人者已黨分而勢帖矣不識台裁以爲何如憲檄似終不可少徐俟祖臺裁定詳載事理而行之率復未盡

復陳幾亭進士論人材

春幕得泥金之報喜躍伸眉兄翁具其實有用之才靜觀細練多年而後爲匠石所材撐弘任鉅使國家實收其益何快如之方今財用日絀寇盜日橫身在事中者只是到手交割得過便謂得計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也用人者亦只看開口畧講得來到手交割得過便謂得人此人材之所以日靡弱也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非語其職業之專也正爲其事體之習耳習則利病悉而思慮細習則講求真而落手實今人言相則動輒曰蕭

規曹隨言將則曰韓淮陰多多益善以至變理陰陽變化風雲說圓說妙此以言乎相畧將畧耳畧以言乎其邊也如人織絹未有中間經緯不具而但舉其邊者故今之求材者如言治河則須是一泉眼一决口一堤一壩之情形無不了了治兵則須是一卒一隊一器一甲之利弊無不了了治財則須是一絲一粟一錢一楮之盈詘無不了了然後可謂真識可謂真材兄翁今在都門幸無職業鞅掌正可別識人材以爲他年統均澄叙之用亦只從有細心有靜眼有實用有膽決者取之而已顧洪宇已致之撫臺別用此君有剛氣而少機畧頗與地方不相安耳令郎令侄想能言其詳

與張天如庶常

婁江去武水烟鍾相聞然命駕旣難倩鴻亦不易每念翁臺高情厚誼無能時時披對屋梁落日徒殷夢想時事多艱天子方佇思禁中頗牧以定一鼎之沸而清四郊之壘翁臺何時促舍人之裝乎受先亦于何日北上弟欲一面晤或得訂期相候

于虎丘之北錫山之南也馬眉五父母獎致通才
敵邑深切倚賴不意以漕兌一事風波橫及致失
一方長城弟忝氣誼之末尤深悼惋兩舍弟夙蒙
提挈茲小試不甚前大都當事者好奇而下里之
淺夫稚子遂造爲繆迂杜撰無根不經之語以相
眩此自關氣運非一人一時之事也

復李懋明老師

黃閣齋歸接老師台札跼然空谷之喜東山杖履
飛捷如仙固足爲天壽平格之慶然四郊多壘大

厦將傾坐使整頓乾坤者作龍潛豹隱之嘆如國
事何寇禍日烈塗毒徧于海內而膺仗鉞授劍之
任者一味以媚奧扶同掩敗飾功爲得計自伏遵
恢登以至禁旅奏捷大率俱祖此衣鉢秦豫楚蜀
萬骨方枯而大臣武臣內臣各受延世之賞矣可
勝歎哉嘗謂今日朝廷之上邪正不明疆場之上
功罪不明非邪與罪之難明也罪或飾之于功邪
或托之于正之難明也靜觀人事天道潰裂非久
待其已潰已裂勢必至于召子儀而用李綱從古

大英雖俱代人了殘局肩危擔老師雖目前享泉
石之優游或恐他年支撐大厦之傾方有鞠躬盡
瘁之苦耳御冷畱心世道然事權專舉政事堂中
每多浩歎未知將來作何建舉以無負宇內名賢
屬望之深也令親郭字山骨骸高阜此是貴鄉他
日中流一柱須見郎報以錢穀登臺有待考授尙
遲如何

與徐虞求大京兆

汗漫一遊辱翁臺授餐損貺高情彌疊銘心集泮

何以喻感媿之萬一抵家病冗碌碌無一好懷更
不如秦淮片月時得清對之爲樂也時事有距脫
之慶未審旬月以來朝局舉措何似正人嚮用有
機否前席虛左以待何人目前補救殘局幹旋元
氣全視此一著宋王安石去位所賴司馬入相故
成元祐之治若以蔡卞繼章等便爲意中靖國矣
往事可鑒此當路諸公所當細審心腹也流氛得
免秋來猖獗否聞張玉老近已返旆想有戡定之
機乎

與陳益吾豫撫

前閱邸抄遙聞新命不勝喜躍伸眉年來正人之
膺節鉞每謂朝歌之待虞翻然盤根錯節方別利
器翁臺滿腹甲兵應手霖霖而向來用人者每置
韓范于閒地今盡棄款髀肉之生茲大河南北旌
旗壁壘改觀行且挽銀河而標銅柱此氣誼素交
日夕引盼者也豫州向爲安地近日爲兵火蹂躪
之場寇起于陝而飽掠之餘仍歸于陝皆以豫爲
郵故豫當寇衝最重兵法扼吭拊背則形格勢禁

近川行間諸公當寇之在豫不扼其入秦之路而
縱之歸當寇之在陝也不絕其入豫之路而縱之
出此非但以豫爲郵直以豫爲壑耳今寇滿三秦
寇勝必入豫寇敗亦必潰出于豫而潼關當秦豫
之交僅以一道臣數千兵守之其能濟乎翁臺今
往受事宜誦言于朝使秦撫聚重兵大將截塞潼
關以絕其奔軼之路而翁臺移鐘鼓聲靈厚集兵
力控扼南陽河南兩府之間以北塞秦豫之咽喉
而南通鄖襄之呼吸所謂禦寇者禦之于藩籬不

禦之於堂奧藩籬固則堂奧安矣敬獻藿謀不識
有當于諸葛公之諮語

與鄭峯陽庶常

翁臺卽吉已久叱馭非遙貞女十年未字一出卽
持門戶想當事者定有非常位置爲國家急用救
時名宰然弟竊有芻蕘之獻翁臺之眼之亮手之
快腸之熱蓋世之人所指而目之者也而今之入
也且立于耳目注射之地以爲鶻的何以藏身于
耳目之外默司世道之斗杓而潛調水火之鼎乎
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從古大豪傑之用世當其身
之未安寧爲囊中之錐而不輕爲弦上之矢願翁
臺深味愚言台旌北指確期何日尙圖前途而吐
未盡

與侯廣成督學

翁臺以起衰濟弱之望蒐材于西江此猶匠石之
入鄧林伯樂之過冀北也振名教之裘羅人文之
腋以扶世道佐王國彌天事業何羨乎澄九流而
叙百揆哉西江向稱材藪士子矜名節重月旦前

承下問弟沉廢山林久不能詳憶采之四方聲氣之所共推及行卷之所習誦摘其尤列名以聞于左右翁臺胸具照膽之鏡荷屬豐城之劍暗中自摸索得之當以弟言爲贅也彼中世家子弟尤多傳其家學如做同年萬元白以直諫忤璫斃杖下鄒南臯先生道德名節爲世教之宗謝鳳臯先生千尺寒氷家徒四壁沒身之後蕭寂已同寒門翁臺高誼追古人自當振叔敖之窮卹李固之後况其子若孫俱負文章氣節之譽者乎更有懇者敝

縣父母李謙菴乃李懋明先生姪孫人品吏治俱屬第一生平皈依山斗甚切其郎君李壽乃彼中士之翹楚向來學使者及巡方使者采風必借爲冠冕翁臺臨較時乞首拔之食餼必有以効國士之報此生于彼中自有名字不以其尊公重也

與文燈巖公祖

久不仰接清光如嗤氓終日見天而不見天也薰風自南遙想披襟以當良覲茶笋初出聊獻野人之芹何日得祖臺賁我東臯林水間銀槍玉板聆

半晌霏屑乎四方多故貴鄉震鄰今且剝膚矣處
堂者曰草竊云爾草竊不爲奸雄之蒿矢哉舉棋
不定奠鼎無人嘗怪古今來每一禍亂隨生一人
材以勘定之今南北擾攘三十年矣而人材未出
廟堂之上以武破文之局茲又以文破武之局亦
既多方求材矣而戡定終未見其人也致物有術
而盡用有方祖臺深衷淵識其亦慨然于擁膝之
餘乎

復徐虞求大司寇

天崩地坼古今異變不意 高皇功德之隆而曆
數止于此又不意 先帝聖明憂勤之極而慘禍
至於此也近日吳鎮一番驅蕩稍足以發舒冤憤
之氣而中原忠義豪傑竟無有揮魯陽之戈擊中
流之楫者乎南都之舉少繫人心然未見有露次
誓師舉動而謀升官謀翻局者紛紛天下事可知
矣吾鄉倪周施吳四公英英烈烈差可爲浙東西
吐氣吳磊老請卹疏稿承命代斷惟斧劑之幸甚

壑專堂集卷之九

壑專堂集

疏 贊 銘
史論 語錄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疏先中憲手札

暇間檢得先中憲寄京邸手札數紙皆繼登新第
時所貽也札中諄諄以忠信節儉謙抑為訓其與
世之勢利夸毘俗氣薰人諂其子弟為惡者相去
天淵矣先輩典型堪為矜式

疏盛伯含畫雪卷

余最喜雪今三年不見此景矣伯含此紙真是四

隣無煙萬壑俱冷想見披裘獨坐人也

跋沈石田汲井圖

余家藏古人真蹟有王叔明千巖萬壑蘇東坡枯竹倪雲林寒山管夫人村莊狙戲圖沈石田汲井圖皆珍品也而狙戲圖爲冠村屋壁落頽缺上覆桐陰一丐一猴戴面具作荷擔勢羣兒倚肩挨背聚觀老嫗窓內坐織窓外少婦抱一嬰哺乳母鷄率羣雛啄粟與人殊不關妙得村莊之致乙丙之歲避亂居鄉俱爲盜掠去而汲井圖獨存閱之悵

然

跋老學庵筆記

崇禎辛未三月十三日南遷抵常山泊舟灘下初夏蒸暄水聲沸耳小舟湫窄不可堪時時移棹柳陰與斜陽相避袒裊露坐讀此書凡三日完卷至十六日登陸過草萍驛而去

讀草堂詩餘

小調多佳話不出花間蘭畹風致長調便多湊泊漢高祖不過能將十萬過此則勝敗不可知矣用

兵難於用衆吾於詩餘亦云

跋陶石簣先生集

石簣先生靜者也讀書爲文章淵然有微解筆墨間蒼秀斑駁如千年方響躍出池上描情劃事捨其鉅而剔抉其細蠨螋蠕蛸具鬚眉焉非至心獨會者不能故曰靜者也

跋孟東野詩

讀東野詩如咀羊骨無肉味如聽號寒蟲無好音然幽痛沉憂鬯寫方止偏至之性自不可學

跋謝臯羽集

余辛未南遷携此詩過釣臺讀之彷彿如聞臯羽之哭臺南松柏數株參雲掩壑卽臯羽墓也

跋周萊峰學道紀言

萊峰之學時雜於禪然體認精細義利理慾之辨絲毫不輕放過可救近世學人馳騁功利不求放心者之病平泉五臺兩先生交推重之

跋張赤涵師未了案

余師張赤涵以王德完一事與余友魏廓園相爭

不下彼此交詬東南諸賢遂擯之爲門外漢廓園
糾喪師之遼帥持議原正後赤涵復推轂吳江司
馬自此岐途之轍不可返矣及部推寧夏撫魏璫
內批云張捷係門戶邪璫革職追奪此豈附璫一
流人物哉至南都失守余師哭於孝陵前縊焉
其皎皎大節非生平趨向之偏所能掩也而說者
欲并其大節泯之則苛而枉矣宋胡澹庵論和議
詆王倫狹邪小人市井無賴及其使金不屈以死
未嘗奪其節愍之謚也余觀此書硜硜矯矯可謂
獨行君子矣其視依附門戶之壇坫而毀辱身名
者何如哉

跋西洋砲紀事

茅止生總戎紀西洋砲始末甚詳蓋始于工部郎
中李之藻而徐玄扈太史講之尤精然數十年以
來惟寧遠一用之而餘未見有收砲之功者甲申
李賊圍北都城上砲聲轟轟震天而所放皆空砲
也俄而奸細開門迎賊矣不惟其人而惟其器何
益哉嗚呼

跋十七帖

書法至王右軍變化極矣然字畫俱嚴整謹密不作態後世歐虞褚柳以至蘇黃蔡米諸公皆不免欹聳綽掉作態矣甚矣人之不可作態也東家之女使不捧心而顰亦未必取厭也其所以取厭者作態也

跋武后像

翠翟珠笄端麗中有愁艷想其看朱成碧時也然眉宇森礫有英氣是真能殺獅子驄手也

黃巢入長安溫韜發武后塚貌如生令軍士次第淫之少為王蕭二妃吐氣然恐此老嫗反不以為辱也

跋五忠手札

余生平藏當世諸君子往還手札最多今取李懋明倪弘寶徐虞求蔡怡雲瞿起田五忠草書手札什襲珍之豐城之劍精光照奪牛斗矣

靈武卽位繫屬四方離渙之心鼓厲諸將討賊立功之氣且令上皇得以安行入蜀此一舉乃唐室

再造之大關鍵也而黃山谷乃謂其趣取大物以子叛父此腐儒不知天下之大計者也李賊兵逼北都余師李懋翁請令東宮出京號召四方義師使行此策何至九廟三宮俱漸滅于逆賊之手如死灰之不復燃哉此可爲痛哭者也

跋自壽詩冊

余癸巳六十初度周倩上衡以畫冊十幅爲壽因每年作自壽詩一首題于冊至壬寅而幅完及年七十復有以畫冊貽者因復年作一詩題之今又三年矣不知八十時尚能作詩否陶淵明云世短意嘗多斯人樂久生逆旅電光而作此癡想能不爲造物所笑乎哉

卞子厚小像贊

有古先生楓溪高寄藹然者睟盎之容浩然者剛大之氣當茅靡之頽波獨不流而不倚生死造次之間而有吾與點也之意吾莫能窺其際矣

曹允晦遺像贊

昔友公于蘭亭之社善氣迎人朗天惠風後見公

于楓溪之址婆心憫世水流山空今欲見其人不可得而徒彷彿其縑素之遺容嗟古道之衰薄我欲坐春風而炙冬日其誰從

漢壽亭侯贊

忠則儷龍比而廟貌獨徧於華戎勇則儷賁獲而尸祝獨滿於叟童蓋梗亮英傑之氣生皈依於真主歿皈依於大雄所以攝萬志於無斃超三界而稱崇

張元長像贊

左誦右絃揮毫雲煙而不必其眸鮮俠排百夫辯傾四筵而不必其形全賈勇花場清狂酒船而不必其韶年吾無以名張子矣儒與其仙與人與其天與

沈逋民像贊

堅蒼之骨清華之氣目凝而有望者神農虞夏之不作口呿而不言者江河陵谷之多忘作者雖傳其神而莫窺其意

孫靜菴小像贊

前列圖史類胡湖州之鱸堂後擁笙竿似馬扶風
之絳帳樂哉先生視世間之謗譽升沉何啻鷓鴣
嚇鷄雛于天上

孫昭令小像贊

發於詩書道德之華而潤以山川雲樹之澤襍襍
在前珠玉在側俱有充然自足之色其追鹿門之
高風而無羨乎令狐子伯者與

自題小像贊

箕山一老衰羸枯拙似深山之羽流退院之老衲
亦曾簪纓亦曾節鉞富貴原非本相退而伏於巖
穴橫經講論韋編三絕蓋涉歷於屯否蹇困之途
者三十餘年而深有味於盈虛消息之說是以其
貌雖癯其神則悅或曰此世外之逸民而我自稱
爲人間之棄物

立吾叔小像贊

皮相翁者謂目青而顴黑也耶翁之爲心率真而
一意有不平義形于色少有老容如苦行釋迨其
老也猶然孩赤枉尋不較直尺而擇喜欲剖肝怒

無終日翁蓋天之壽民古之遺直也

顧玉臺小像贊

松化石耶石化松耶古鬱而嶙峋一似翁之爲人
翁人貌而天虛緣而保真所以讀易八十餘年歷
歲月而免于斧斤

漢壽亭侯像贊

不欺暗室故可以合天地日月之光明燭達且非
細節也不薄倫常故可以破奸雄流俗之膽手畢
尋兄非庸德也不昧恩讐故可以明去雷向背之

正立効報曹非屈曲也不滑大義故可以立順逆
邪正之防却婚罵使非鹵莽也此侯之威靈所以
古今獨赫而血氣尊親也

爾延兄像贊

吾兄爾延今年八十而耳目精爽步履健如四五
十許人生平質行直心表裏如一心口如一終始
如一與親友交伉爽無隱衷訓子弟方嚴循禮法
雖嫉惡如讐矢口不作委蛇巽軟之語人俱諒之
不怨也晚年置無住菴于郭南晨夕禪誦豫築壽

坐於菴側而名之曰幻丘其達生超俗又如此也
故因爲像贊而更爲表之以傳于後云
禮義不愆心口無慙儒貌而禪人貌而天斯所以
松竹壽而金石堅

漢壽亭侯像贊

趙雲之諫昭烈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世皆以
爲定論而吾獨以爲失言誰蹶赤兔之轡而使明
燭滅于扶炎誰詭白衣之櫓而使鼎足折于偏安
按以春秋之法操之罪亞于杼浮于盾而權實爲
佐命之雄奸所以侯絕其婚罵其使凜然斧鉞之
難干今權與蒙遜瓣香何在而侯之英靈廟食亘
千古而不刊

何仙姑像贊

衡霞湘煙胎靈仙姝千年飛行玉貌敷腴現女身
而說法與大悲其奚殊而求長生之道者乃必問
之山澤之臞耶

亡姬朱氏小像題語

姬爲本邑朱姓女年十七歸余秀悟姝絕周旋余

于衰老患難間者十二年無渝志嘗默禱於神願
減算爲余生子竟齋志以歿歿之日神觀怡然嚮
往西方而已姬生于甲戌九月初一日歿于辛丑
十月廿一日享年二十有七此其遺像也寫于歿
後故不甚似贊曰
穎玉香荃神故難傳何與之慧而奪之年嗚呼我
知之矣其長往也歸諸天之界而偶聚者以一笑
之緣

扁舟橫笛圖贊

世無可以托足則扁舟以泛之人無可與寤歌則
橫笛以寫之此非先生之志也而先生之時也時
乎時乎乘流則逝坎則止樂夫天命復奚疑

王子璘像贊

熙熙乎似醉而非也自飲壺中之酒矇矓乎似睡
而非也常叅定後之禪有室有家似團圞頭之居
士忽城忽郭似雙鳧履之飛仙人曰王子之丹成
矣王子曰其然豈其然匪求超乎天界聊遊戲于
人間

掃心齋銘

塵起隨掃塵將何依心本無塵掃之者誰碧天琉璃明月孤飛

自臥牀銘

臥徐徐覺于于蝶栩栩莊遽遽諧混沌而遊華胥

方竹杖銘

守其直又去其圓將安往乎在山巔水涯之間

五老圖銘

金母木公兩魄相照龍出炎岡虎游淵沼黃中媾

之以存命寶五子嬪化歷劫不老人曰山澤之癯
我曰天地之盜

題畫曰老

捱得一日是一日多活一年是十年老人行徑自
宜爾起孟偷語寧非賢

史論

傳說舉版築論

嘗論天下有非常之才非可以常法求也天下有非常之事非可以常理測也夫惟以非常之法求非常之才遂成今古非常之事如孟子所言舜發于畝畝之中一旦以側陋之鰥夫升百揆之上游歷而爲天子固非常矣然猶有在廷之師錫也在廷舉之堯因而登庸之非無因也至所云傳說舉于版築之間夫版築至賤業也傳說舉于帝廷至

遼絕也武丁何憑而舉之豈廷臣之延譽乎非也
豈里黨之推選乎非也豈左右之先容乎非也然
則傳說之從版築而起也誰舉之曰天舉之也天
舉之者諄諄然告之武丁乎亦曰以夢告之而已
矣昔武丁之三年不言也恭默思道而夢帝賴之
良弼因以形旁求之天下而得說也向使武丁恭
默三年而不夢夢而不旁求求而說之貌不肖則
安得有泥塗作苦之夫一旦膺爰立之命者乎然
則武丁之夢先入傳說之形而傳說之貌適符武
丁之夢者皆天也蓋六七王將墜復興之緒先啓
其靈而商家舟楫霖雨鹽梅之才自不容埋沒于
風塵巖穴之下也而世乃疑兩人夙有舊契姑以
神道設教鎮服臣民母乃非常之事而以常理求
之乎昔者夫子嘗學琴于師襄矣夫子與文王不
同時而撫絃動操見文王之貌惟肖武王之舉太
公也亦適符飛熊之夢焉古今非常之材豈可以
常法求之哉

孟子說滕行井田論

善爲國者其所以立國之勢常使人不可知富彊之說聖門之所不屑道也然處戰國之世而專言仁義不言富彊則世主且塞耳掉頭而不聽而舍富彊亦終不可以自立故孟子之說梁曰深耕易耨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說齊則曰反本制產一怒安民皆富彊也至於滕則事勢不同矣滕以五十里之國介于齊楚兩大之間言富言彊俱有難于措手者孟子之對滕文公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亦止與言守而已然守必至

于戰者勢也戰則必至料丁壯儲糧糗者亦勢也而滕一爲之則朝舉動而齊楚之兵夕至其城下矣故姑以民事言之而終之以井田之說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不言陣法而八陣之法在其中矣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不言什伍而束伍之令在其中矣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不料丁壯而土著之數在其中矣分田制祿卿以下必有圭田不言將帥而將帥之選在其中矣一朝有事率此親睦之衆統以

世祿之卿授戈以登陴守可也結隊以禦寇戰可也隱然爲戰守之備而他國聞之則以爲行井田云爾昔管仲之對桓公曰公欲正卒伍修甲兵速得志于天下者必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于是作軌里連鄉之制以寄軍令焉而得三萬人以橫行于天下孟子之說卽此意也而說者乃謂行井田爲迂緩不切于救亡誤矣

韓非初見秦論

余讀韓非初見秦一書而未嘗不慨然深歎其不幸也當時秦始皇任用李斯祖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欲滅韓魏以吞諸國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其初入秦蓋意欲說秦以存韓也而有難于明言者故初見秦首言釋楚魏趙不攻爲謀臣之失計蓋亦祖范雎傾穰侯攻齊以益陶之非其本意欲傾斯也斯傾而秦之攻韓緩矣此其心未嘗不苦也然而睢傾穰侯非不能傾斯而反以自傾則穰侯與昭王之隙開而斯之寵任方專也故曰非之不幸也雖然趙魏與韓接壤韓之手足也秦攻韓

急何不重媾趙魏合力支秦而連齊燕以爲後繼
媾楚出師攻武關以乘其後則秦且左支右吾之
不暇何暇攻韓計不此出而乃欲說秦攻魏攻趙
攻楚以隣國爲壑而冀以緩韓旦夕之命翦已之
羽翼就秦之并吞違心逆理卒爲斯窺破其情而
喪其軀也豈爲不幸哉非爲說難言說術甚工而
何其謀國之踈也

策秦坑儒焚書論

古聖王之控制天下也不恃人有不敢之心而恃
人無不平之氣夫不平之氣莫甚于敢怒而不敢
言若使人人敢言則無敢怒者矣此聖王所以達
匹夫匹婦之情而消草澤英雄之氣者用此道也
召公之諫周厲王監謗也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
宣之使言自公卿獻詩下逮矇瞽工師皆得獻書
傳語周之盛時其爲詩者自王朝及列國政令之
苛紀綱之紊賦役之重與夫天子諸侯王公主德
之衰宮闈后妃衽席之秘閭巷小夫皆得以明譏

賄刺其上雖若啓小民輕主之心而實有以鬯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迨至黍離降而王綱盡隳風雅淪喪人心之鬱結無所寄於是乎周鼎遷而卒無有憐而惜之者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周亡也秦乘兼併二周之威以併六國彼亦自知六國之時皆稱暴秦強秦虎狼秦無道秦之名素著而不能掩也故銷兵之後自繼之以坑儒焚書偶語者亦誹謗者族欲以并衆民之口窒智謀之竅遏天下操鉛懷槩之心使出于斬木揭竿之策積憤一潰豪傑四起而秦已土崩灰滅矣是秦之坑儒焚書也乃不善于銷兵者也嗚呼高祖之初入關也約法三章先除偶語誹謗之禁所謂深明于控制天下之計者哉

秦之亡亡于無詩其說蓋本于老泉老泉詩論曰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人不勝其憤然後自棄于淫叛之地故夫詩歌咏歎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者也迨其旣鳴而氣漸以舒鬱漸以解故優柔而不至于激不然吾未見不平

之氣久聚而不發者也譬如人身有毒醫者不務消之而禁使不發至于鬱篤不化潰爛四出理所固然秦以刀鋸斧鉞待天下誹謗者族天下悶氣無敢出聲聲詩之道遂絕其不平而有動于中者皇顧而無所洩始皇自以爲銷天下之兵而不知百姓胷中干將莫耶鬱憤一發不復可收拾矣故曰秦之亡亡於無詩也先生此論精警絕倫尤爲發人所未發能使讀者如冷水澆背陡然心驚

沈湛題

漢高取天下獨見論

獵人之圍鹿也人人皆知逐鹿而鹿未可得有一人焉眼獨明見獨快不勞力而得鹿此一人必得其先著也漢高之與項羽角也噲嬰信越輩皆逐鹿者也并良平之善謀亦僅指縱使人逐鹿者也而不知所以得鹿乃有漢高之自出意想而非由良平之籌畫者當高帝之在彭城敗歸也至下邑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

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於是漢王使人說九江王英布降使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道使韓信破魏破趙破齊而項羽斃于垓下譬之捕鹿使一人犄其前一人刺其胸一人撓其後而鹿擒矣此三人雖張良所開陳而由于捐關以東棄之之一著捐關以東棄之三人而三人皆自戰其地不勞氣力而羽已在羅網之中矣此一著乃高祖之獨見非良平之謀也

桓溫劉裕優劣論

桓溫劉裕各以命世之才擁專制之勢威擬副車心懷問鼎然裕成而溫不成者則以溫之威望重而功業輕也溫戚聯帝室地居上流劉惔諸人皆忌其雄豪有不臣之心及用殷浩以分其任卽帝亦疑之矣君臣上下皆懷疑忌之心而謝安溫嶠郗鑒輩又睥睨其後惟滅蜀破秦少可以鎮壓羣情而却步于灞滄覆師于枋頭威名大挫舉動躁

舛雖欲爲改玉之舉人誰與之若夫劉裕則不然崛起單微不階寸土奮臂一呼掃蕩諸桓匡扶王室因而梟孫恩平盧循舉南燕收秦隴敵無堅城筭無遺策則其功業之烜赫蓋足以懾服朝野而非徒逞震主之威者矣况王謝諸人俱已凋喪奄奄餘氣不歸之于裕而誰歸乎且非獨此也晉政不綱元顯道子昏醜濁亂而拓跋炎炎虎視江北苟非裕繼昌明之後誰能畫長江以禦投鞭而成南北之勢哉是未可與桓溫之畜奸謀而窺王命者同日語也雖然有天道焉秦以虎狼之貪暴包舉六合嚴刑急征毒痛黎庶焚書坑儒灰燼禮樂此古今之大劫運也漢高祖提三尺劍誅獨夫掃蕩穢項蕩滌煩苛而嘉興生民休息功莫大焉德莫厚焉傳祚二百餘年後而白水之真人繼起火井之餘焰復燃彼司馬家兒者何德何功同曹丕而又復望蜀乃用艾會之奸謀掃滅漢家五百餘年之社稷彼劉禪則何辜哉此天心之所懸怒而不平也羊車初駕鼠穴自崩五王屠戮于前劉

石斬艾于後馬駒遂無遺種焉彼爲牛後者江表
遊魂不亡何待所以裕之入秦三秦父老遮道流
涕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
宅捨此何之蓋確知裕爲神明之裔胄而天命之
有屬也然則裕之代晉正所以吐陰平之恨續春
陵之蹟而奈何以司馬德宗之曹操目之哉由此
觀之帝王之興雖由天命而德遠者流澤長功大
者食報遠一成祀夏三戶亡秦天道之昭昭固如
是其不可誣也

陶元亮傷心于義熙之不見亦晉舊臣之誼應
然耳嘗有詩爲元亮解嘲易馬爲牛報已奇又
看晉鼎卯金移不須惆悵元嘉事還似陰平滅

漢時 自題

竇建德非亂賊論

外史曰竇建德非亂賊也建德微時有獨行鄉人
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
喪事父卒里中送喪千餘人所贈予皆不受士君
子能之乎及張金稱高士達之爲亂也郡縣疑其

與建德通捕族其家建德聞家屠滅乃率麾下亡歸士達蓋非欲首倡逆謀者也得隋官及士人恩遇甚備河間王楊琮守河間城破將士欲殺之建德曰琮義士也吾方旌擢以勸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廢教將焉用之命斬奴而返軌首其行事與草竊盜割之雄迴不侔矣及其爲夏王而聞宇文化及之行弑也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讐也欲爲天下誅之卽引兵討化及執之梟首轅門入謁蕭后語稱臣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人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此忠臣義士之舉動也特圖事不成一敗隕滅而成敗論人者乃列之僭竊之中若謂唐室之僭竊則唐之實建德卽宋之李筠也安得謂之僭若謂之隋室之僭竊其討逆効忠如此當入之隋亡死節之列而豈得與王世充劉黑闥輩並列也哉

宋伐遼伐金論

宋與金伐遼後又與元伐金論者謂背盟挑釁不知二事得失實大不同按契丹燕雲十六州實得之石晉非奪之宋也其于宋非有不共天不反兵之仇也澶淵既盟之後各守疆界信使往來者百餘年自郭藥師以燕京爲餌宋人貪其餌而助金人以兵故种師道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毋乃不可乎敗百年之舊盟而受侮于崛起之新冠宋誠爲失策若金人

于宋何如哉劫二帝辱妃主燬滅宗社塗毒生靈此臣子必報之讐九世必復者雖力孤勢寡尙期礪兵秣馬與爭一旦之命而况有元人與之爲難機有可借乃曰當堅守盟約以挑釁速禍爲戒此與稱臣納幣之見何異哉故曰宋之與金伐遼非也其與元伐金不失爲大義之舉也特措置乖方舉動舛繆爲可惜耳函侂冑之首謝過金人喪國體而隳士氣史彌遠之罪又浮于秦檜矣及滅金之後復挑釁于元羈其信使侵其邊邑使元人執

以為兵端此又如借隣人之力以除累世之讐而
 又復侵侮隣人家則賈似道之罪又浮于史彌
 遠矣誤國之奸人復一人而謀國之人著差一著
 宋室安得而不亡哉

語錄

費而隱猶言太極而無極也非兩層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孔孟之絕透註脚也

人於耳目所觸之境義禮智信未動而惻隱之心

先動故仁為四端之首

格天地動鬼神莫捷于惻
隱而餘次之

養生涉世時時要有悟頭悟頭乃轉關亦進步也

莊生所云鞭其後儒者所云生處熟熟處生也

孟子乃性命雙修之學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此是

修性必有事焉而勿助勿忘此是修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賢學問專要收攝此心却把恭敬忠信作收攝之方耳故聖門專取敬字爲入門第一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體亦鬼神之妙用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寂然不動也體物而不可遺感而遂通也聖人之心惟誠故寂然不動誠而明故感而遂通

物來順應非以我徇乎物也要知一物有一物當然之理是順理非順物也物格知至則此心虛明

自能順應

人性沃而易流躁而易疎潰決隄防必自小節始故至人克勤小物

舉念必畏神明舉事必畏名義舉足必畏繩檢舉口必畏聖賢

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吾人心體當如此

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谿絕壑以藏用

人不可不疎疎以脫落塵襟亦不可不密密以隄

防妄性

專欲明心見性而却于應事接物上多所差訛終是虛無之學

湛然無慾然後我尊而萬物卑故不爲物之奴道德亦有器量以容受測淺深日用俱有行藏以時宜占進退

處事之法無他繆巧應卒以徐鎮器以靜理紛冗以耐煩定艱大以中欵然非識量無以濟識進則量進學進則識進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夫心何以謂之不在有所好樂憂患忿憶恐懼在于彼則不在于此矣是有所在者乃不在也

人之惡念最易滋長如雨後之草雷後之笋惟善念萌芽最易消滅須隨時長養成就

只要踐履實事不必知解多

人止以正直自處學問全未進步

一念坐馳萬里飛揚一念收回明珠在掌一念繫縛棘紮纏身一念斬除康莊掉臂一念執著肩荷

萬鈞一念放下暑途卸擔故曰心爲神物
言語最忌多生枝節及盡露本根
惺惺而不散亂寂寂而不昏沉此何境界古聖人
先言之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非惺惺而
惟一非寂寂而何
慎言語只須在存心着力不必向言語上做工夫
萬事從寬其福自厚萬事從厚其德自寬
學者掃盡名利之根方是儒門大休歇禪家掃盡
意識之根方是禪門大休歇

品骨所以不能振拔挺立者三病怕死偷安喜熱
鬧伯夷無此三病故能廉頑立懦

讀書當令心境虛閒則義理自見若耳目心神龐
冗過眼茫茫何益于學

楚子稱晉重耳曰晉公子廣而儉其從者肅而寬
夫能儉却又廣能肅却又寬德量如此何憂不霸
人于自己死時不恨有媿心之事於他人死後不
恨有未盡之情庶乎正直忠厚矣
不患念起惟患覺遲然能覺又須能恒若隨起隨

覺隨覺又隨起并覺心亦入起滅輪轉中耳
或問喜怒哀樂于陽明陽明曰樂者心之本體也
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
不哀此真樂也故夫子止言悅言樂而不言喜蓋
喜者情也悅樂者性也

任事者立身於事中則擔當勇置身於事外則展
布寬

禪宗令人認尋最初一念夫人一生有一生之初
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此一生之最初一
念也一日有一日之初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
近幾希此一日之最初一念也一時有一時之初
念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一時
之最初一念也

泉源靜故汲之不竭人當酬應紛紜守定寂然不
動者爲主宰則神定而氣完無耗憊之患

孟子云三自反由人以反之于己也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由外以反之于內也湯武反之也由後以
反之于初也反即道家所云逆逆之則成丹反之

則成聖

或曰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兩者交戰于胸中故臞今戰勝故肥請問何爲戰勝曰夫戰必審彼己之勢戰而不勝非彼之勢強乃己之力弱也若止將浮雲夢幻之說欲攻破紛華靡麗之營壘終無勝理必先尋孔顏樂處我處于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外物嚼然無味自成破竹之勢

求放心須先求一安頓之處如一獍悍不馴之物既已尋獲必覓一堅密之室處之而又潔其藁席時其芻豢使之安寢甘食然後恬然調伏而無跳逸之思所以聖賢每告人以敬字既不縱佚亦不拘囚乃是收攝安頓之良法也久而純熟牛馴虎擾欄楯繫維之法俱可捨矣

魯仲連不肯帝秦數言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胡邦衡爭和議斥秦檜金人購其書千金駱賓王討武后檄后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矍然驚歎宰相失人此俱是天理民彝貫徹肺腑

非讐怨所能埋沒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妙不在不漏而在于疎若密而不漏則一精健伍伯刺姦者能之矣然觀古今果報之事鑿鑿不誣捷於影響何哉天體至大豈能纖微必察而百神萬靈森列布濩豈徒十日十手已哉李林甫偃月堂之運籌秦檜東窓之決策睢盱而瞰其傍者何限人自不見耳

聖賢學問只要胸中無渣滓回也其庶乎屢空却與夫子之空空深相契洽會點風浴詠歸空明澹蕩偶合此意夫子所以急與之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夫覺對夢言也因夢故有覺本自無夢何得云覺所謂先覺者乃未曾入夢者也

一切地獄變相皆從心造孟子云陷溺其心是寒水地獄也一杯水救一車薪火是鑊湯地獄也桔之反覆是枷鎖地獄也違禽獸不遠是畜生道也飢渴爲心害是餓鬼道也

事未來而預思事已過而追思妄思之占光陰多

則心神更無閒定之時矣

情止乎禮而禮亦所以起情婚姻之禮極稠疊隆重而婦之孝翁姑妻之死丈夫大義由此以篤彼淫奔野合者惡乎有此情哉

或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夫子當時豈有不致之中而哉而春秋時之天地萬物何如也曰此謂聖人而爲天子者言之也故後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必德位時兼備然後能致中和而建諸天地後諸庶民

文不在茲指易言也六經皆聖人之書而易乃天之垂象也故曰天之斯文易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以身蒙大難與文王同而艱貞用晦直身任文王之傳也以禮樂制度言文者非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子路若再問如何應之曰此理在易已言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聖

人之言死生不過如此

常人心失其主宰反恃耳目以寄寓其心而心反爲耳目之役根塵互引所謂物交物也心之官則思不是憧憧往來之思乃精明堅固不受欺蔽之心官也心官既定譬如堂上有主人羣僕自不敢勾連外盜

陳元龍湖海豪氣使人臥下牀須看他以徐州勸劉備何等眼目廣陵戰守功成不居何等心膽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看他爭獄棄官病沒篋止百錢何等行徑愛蓮惜草何等心腸此兩項人品若止在氣象揣摩則世有置身泥塗而自擬百尺之樓滿腔錐刀荆棘而高咏天心水面之句者豈少哉

壑專堂集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人
品
百
尺
不
覺
其
大
也
夫
文
以
明
道
而
自
其
道
明
則
文
亦
明
矣
此
文
之
理
也

